經緒類　禮意

H. H. MU CHINESE LIBRARY

奇賞齋廣文苑英華卷之十九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雜著類

公食大夫義　劉敞

食禮公養賓國養賢一也親之故愛之愛之故養之養之故食之食而弗愛猶豢之也愛而弗敬猶畜之也饗禮敬之至也食禮愛之至也饗爲愛弗勝其敬食爲敬弗勝其愛文質之辨也公使大夫戒必以其爵恭也已輕則卑之已重則是以其貴臨之也賓三辭聽命言是禮之貴弗敢當也弗敢當故難進也公

迎賓于大門內非不能至于外也所以待人君之禮也臣之意欲尊其君子之意欲尊其父故迎賓于大門內所以順其爲尊君之意也三揖至于階三讓而升堂充其意諭其誠也於廟用祭器誠之盡也君子於所尊敬不敢狎不敢狎故神明之故忠臣嘉賓樂盡其心也大夫立于東夾南西面北上士立于門東北面西上小臣東堂下南面西上宰東夾北西面北上內官之士在宰東北面南上百官有司備以樂養賢也設筵加席几致安厚之儀也公設醬然後宰夫薦豆俎醢士設俎公設大羹然後宰夫設鉶啓簋言

以身親之也賓徧祭公設粱宰夫膳稻士膳庶羞焉
殷勤也賓三飯飯粱以湆醬止君之厚己也賓必親
徹有報之道也庭賓乘皮侑以束帛雖備物猶欲其
加厚焉也公拜送終之以敬也有司卷三牲之俎歸
于賓館不敢褻其餘也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
庶羞二十其餘衰是見德之殺也君子之言曰愛人
者使人愛之者也敬人者使人敬之者也親人者使
人親之者也自卑者使人尊之者也是故公養賓國
養賢其義一也未有愛之敬之親之尊之而其位不
安者也未有不愛不敬不親不尊而能長有國者也

妙

將由乎好德之君則將餡焉唯恐其不足於禮將由乎驕慢之君則將曰是食於我而已矣故禮君子所不足小人所泰也孔子食於少施氏將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將飧主人辭曰不足飧也孔子退曰吾食而飽少施氏有禮哉故君子難親也將親之舍禮何以哉

士相見義　劉敞

自天子至于庶人皆有摯摯者致也所以致其志也天子之摯鬯諸侯玉卿羔大夫鴈士雉鬯也者言德之遠聞也玉也者言一度不易也羔也者言柔而有禮也鴈也者言進退之時也雉也者言死其節也故天子以遠德爲志諸侯以一度爲志卿以有禮爲志大夫以進退爲志士以死節爲志明乎志之義而天下治矣故執斯贄也者執斯志者也君之摯以事神臣之摯以養人惟君受摯者惟君受養也非其君則辭摯不敢當養也古者非其君不仕非其師不學非

其人不友非其大夫不見士相見之禮必依於介紹以言其不苟合者也必依於摯以言其以道親也苟而合唯小人而不耻者能之君子可見也不可屈也可親也不可狎也可遠也不可疎也賓至門主人三辭見賓稱摯主人三辭摯所以致尊嚴也大夫以禮相接士以禮相諭庶人以禮相同然而爭奪興於世者未之有也人苟爲悦而相親若者未必爭苟爲簡而相親若者未必怨是故士相見之禮者人道之大也所以使人重其身而毋邇於辱也所以使人審其交而無邇於禍也雖仕於君者召而往未仕而見於

君者冠而奠摯在邦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茅之臣君雖召不往也是故雖有南面之貴千乘之富士之所以結者禮義而已矣利不足稱焉刑罰行於國所誅者好利之人也未有好利而其俗不亂者也無介而相見君子以爲諂故諸侯大國九介次國七介小國五介

却之亦不可已

致仕義

劉敞

自頃有司屢言士大夫過七十而不致政請引籍挍年而却之天子弗忍也以詔戒告之而已予謂致仕之義君非使之臣自行也宜乎天子弗忍督迫之而以詔書戒告也然而天下之老臣猶自若也甚矣夫其非天子之意也故作致仕義致仕之義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仕君非使之也臣自行也臣雖行之君曰是猶足以佐國家社稷也留之不可失也於是乎有几杖之賜安車之錫所以致留之也君留之臣曰吾不可貪於人之榮不可溷於人之朝不可塞於人之

路再拜稽首反其室君不彊焉義也毋奪其爵毋除其祿毋去其萊邑終其身而巳矣此古者致仕之義也此之謂上下有禮故古者大臣謹小臣廉庶人法百姓不競由此道也是以古之爲臣者不四十不祿、不五十不爵、不七十不致事、四十而祿爲不惑也五十而爵爲知命也七十而致事則以養衰老也不惑故可與謀大計矣知命故可以受大寵矣養衰老故可以全節儉教百姓矣故古之仕者爲道也非爲食也爲君也非爲巳也爲國也非爲家也是以時進則進時止則止也是以進不貪其位止不慕其權也凡

致仕之義君曰畜犬馬不可盡其力而况士大夫乎是雖誠賢也雖誠智也吾不可盡其力也此恩之至也臣曰爲人臣者不顧力雖然吾力不足矣不可以當社稷之役而蒙干戈之任矣不可以勞夙夜之慮而茍旦暮之利矣全而歸焉亦可已矣此義之至也故君以恩御臣臣以義事君貪以是息而讓以是作今之人則不然仕非爲道也而爲食也非爲君也而爲已也非爲國也而爲家也是以進不知止而困不知耻也是以當老耆者上雖屢督敎之而猶莫從也有司雖痛詆發之猶莫顧也此無他廉讓之節不素厲

不去只緣不震

而賞罰之政混也然則柰何曰必引籍校年而命之退則薄於恩而觳於義必毋引籍校年而待其退疾貪位而害民蠧國均之二者莫若察有功者而必賞之無問其齒焉察無功者而必廢之無問其齒焉彼知賞不出於有功廢不遺於無功也則震而自謀矣震而自謀則賢不肖去與就決矣如是亦焉用引籍校年而命之退以損吾義哉今夫無功與有功者皆雜然莫辨也彼所得偷容於其間也故夫偷容之人而欲其畏義由禮以自潔於繩墨之外是難能也聖王之治也非禮義所誘則敺之以法敺之以法亦不

廢其禮義之指故此法之歐也嗚呼爲致仕而卒以
法歐也不已薄乎其亦出於不得已爲之者乎然則
又何憚而不爲哉

讀玄

司馬光

余少之時聞玄之名而不獲見獨觀揚子之自序稱玄盛矣及班固爲傳則曰劉歆嘗觀玄謂雄曰空自若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諸儒或譏以爲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固存此言則固之意雖愈於歆亦未謂玄之善如揚子所云也余亦私怪揚子不贊易而別爲玄易之道其於天人之蘊備矣揚子豈有以加之迺更爲一書且不知其焉所用之故亦不謂揚子宜爲玄也及

亦無此讀易法

長學易苦其幽與難知以爲玄者賢之書核於易其義必淺其文必易夫登喬山者必踐於坱埤適滄海者必沿於江漢故願先從事於玄以漸而進於易庶幾乎其可跂而望也於是求之積年乃得觀之初則溟涬旻濾略不可入迺研精易慮屏人事而讀之數十過參以首尾稍得闚其梗槩然後喟然置書嘆曰嗚呼揚子眞大儒者邪孔子既沒學聖人之道者非揚子而誰孟與荀殆不足擬況其餘乎觀玄之書昭則極於人幽則盡於神大則包宇宙細則入毛髮合天地人之道以爲一刮其根本示人所出胎育萬物

是

而兼為之母若地履之而不可窮也若海概之而不可竭也天下之道雖有善者其蔑以易此矣考之於渾元之初而玄已生察之於當今而玄非不行窮之於天地之未而玄不可占卯之以萬物之情而不漏測之以鬼神之狀而不違槩之以六經之言而不悖藉使聖人復生視玄必釋然而笑以為得巳之心矣乃知玄者所以贊易也非別為書以與易競也何歟固知之之淺而過之之深也或曰易之法與玄異揚不遵易而自為之制安在其贊易乎且如與易同道則既有易矣何以玄為曰夫畋者所以為禽也網而

得之與弋而得之何以異哉書者所以爲道也易綱也玄弋也何害不既綱而使弋者爲之助乎子之求道亦膠矣且揚子作法言所以準論語作玄所以準易子不廢法言而欲廢玄不亦惑乎夫法言與論語之道庸有異乎玄之於易亦然大厦將傾一木扶之不若衆木扶之之爲固也大道將晦一書辯之不若衆書辯之之爲明也學者能專精於易誠足矣然易天也玄者所以爲之階也子將升天而廢其階乎先儒爲玄解者多矣然揚子爲文既多訓詁指趣幽邃而玄又其難知者也故余疑先儒之解未能盡契揚

子之志世必有能通之者比終且學焉

失口成千古恨

史說

張舜牧

禹文淵有言人貧當益堅老當益壯貧而堅者雖市里小民尚有之老而壯雖士人未之見也韓退之潮陽之行齒髮衰矣不若少時之志壯也故以封禪之說迎憲宗又曰自今請改事陛下觀此言傷哉丈夫之操始非不堅誓於金石凌於雪霜既而怵於死生顧於妻孥罕不回心低首求免一時之難者退之是也退之非求富貴者也畏死爾故善爲國者如農圃然初則養育其材勿使之夭折終則將就其美勿使之摧折君臣相成同底于道顧必使之至於盡歡竭

忠之地亦何有哉唯樂天則不然知其不可為而一舍之危行而放其言懷卷而同其塵可謂聰而明矣而立者也故終其身而不辱如劉夢得柳子厚輩今文字語言之外復何有哉

可傷

訟忠　　牛僧孺

春秋周大夫萇弘之城成周也晉女叔寬謂弘違天不免也國語衛彪傒又云萇叔支天天有咎也支天壞違天也人道補天反常也誘人城周誑人也左丘明皆然其言其以爲一言喪邦其例由斯矣若是則帝王不務爲政而務稱天命下不務竭忠而務別興衰矣雖欲不亡其亡固翹足而俟矣必謂天壞不支自古無中興之君乎衰運不輔自古無持危之臣乎殷太戊周宣王胡以承天壞而興乎殷傅說周吉甫胡以持衰運而壽乎二君二臣天豈私之乎且傒謂臣

謀其君爲違天則危而不扶爲順天乎人道補天爲反道則舍人徵天爲合道乎誘人勸王爲詐人則勸人叛王爲信人乎辭之悖亂有至是者夫人道邇也忠者人倫紀綱也天道遠也談者人倫虛誕也假天道以助人倫猶慮論誣於失也況舍人事徵天道棄邇求遠無裨於教者也又謂不得終果由支天壞也則趙高秦之助壞者也董賢漢之助壞者也曹爽魏之助壞者也賈謐晉之助壞者也咸家族身戮者天不壽之夫天之所與豈有親者以道承天則天無壞者以亂承天則天無支者故支壞非天也興衰由人

也但有人不支而敗無天不可支也嗚呼弘無殷宗周宣以任之位卑大夫不爲王卿士卒令強晉迫脅非道殘勦士死難於弘爲得矣柰何丘明不譏周殺忠臣所以國危也晉殺王臣所以國分也但紀弘之戮死是神彪傒叔寬反常之說也謹按魏子賞賈辛以定王室也夫子曰其命也忠當有後于晉國也賞忠有後則身終不謂反天戮也是知丘明謬聞偏見失聖之旨甚遠恐史册久謬誣惑爲臣者將求事之得不以文字申訟哉

書鄭滎傳

徐積

天下之所恃而爲安危者誰乎曰宰相焉耳故自朝廷百執事至於州縣之吏不幸而一非其人不過敗其一局之事耳至於宰相者其人一非則天下殆矣雖亡宗赤族何益於敗蓋天子之於天下也得其術則其道甚易宰相佐天子治天下以一身而當天下之責雖得其術其道甚難臨之六五曰知臨大君之宜此若非易乎乾之九三曰君子乾乾夕惕若此豈非難乎然而人皆易之何也曰不知量也今有馬於此且其行不過百里也驅而倍之則馬且病矣倫合

升斗之量各有所受也以龠合而加之斗升之上則溢矣況斗升之受一斛之量乎故一邑之才施之一郡則不可也其以一郡之才而當天下之責可乎此黃霸之所以得令名於前而見譏於後也況遠不逮霸者乎甚矣人之不知量也坤之六五黃裳元吉蓋君子之有諸中形諸外如此可也大有之九二曰大車以載蓋君子以盛德大烈當天下之責如此則可也乾之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蓋君子履天下之危當天下之責其憂勞如此可也忠烈如伊尹勳勞如周公而又終以謙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嗚呼其難

好之妙

若此而人皆易之、何也、曰好之也、尊官重祿、固人之所好也、不如是不足充其好、快其欲、彼安肯曰吾不才也、吾辱其位者、即其禍敗隨之耶、取天下笑耶、爲萬世之羞耶、甚者亡人之國、危人之天下、不顧也、豈予謂不知量者耶、安得知量者見之乎、予讀陳平傳、嘉平知其任、讀鄭君傳、愛君知其量、嗚呼、如君者、豈易得哉、豈易得哉、

讀江南錄

王安石

故散騎常侍徐公鉉奉太宗命撰江南錄至李氏之國之際不言其君之過但以曆數存亡論之雖有愧於實錄其於春秋之義箕子之說徐氏錄爲得焉然吾聞國之將亡必有大惡惡者無大於殺忠臣國君無道不殺忠臣雖不至於治亦不至於亡紂爲君至暴矣武王觀兵於孟津諸侯伐紂武王曰未可及聞其殺王子比干然後知其將亡也一舉而勝焉季梁在隋隋人雖亂楚人不敢加兵虞以用宮之奇之言晉人始有納璧假道之謀然則忠臣國之與也存與

之存亡與之亡予自爲兒童時已聞金陵臣潘佑以直言見殺當時京師因舉兵來伐數以忠臣之罪及得佑所上諫李氏表觀之詞意質直忠臣之言予諸父中舊多爲江南官者其言金陵事頗詳聞佑所以死則信然則李氏之亡不徒然也今觀徐氏錄言佑死頗以妖妄與予舊所聞者甚不類不止於佑其它所誅者皆以罪戾何也予甚怪焉若以商紂及隋虞二君論之則李氏亡國之君必有濫誅吾知佑之死信爲無罪是乃徐氏匿之耳何以知其然吾以情得之大凡毀生於嫉嫉生於不勝此人之情也吾聞鉉

與佑皆李氏臣而俱稱有文學十餘年爭名於朝廷
當李氏之危也佑能切諫鉉獨無一說佑見誅鉉又
不能力爭卒使其君有殺忠臣之名踐亡國之禍皆
鉉之由也鉉懇此過而又恥其善及於佑故匿其忠
而汙以它罪此人情之常也以佑觀之其他所誅者
又可知矣噫若果有此吾謂鉉不惟厚誣忠臣其欺
吾君不亦甚乎

仲由不得配祀說

宋鵠

語曰民生於三視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孔氏之徒回聖也賜辯也商賢也子我才也曾閔孝也及諸子言志夫子皆哂而從之唯由教而勵之以成也故夫子訓由而功倍始衣戎服則攝齊始衛以劍則衛以仁爲蒲宰勞民以簞食壺漿孔子恐私以食饋民是明君之無惠使子貢止之其於教亦至矣由也誠宜蓧死焉以俟乎致保身以全乎用何取臨於衛門非召忽之死而至盡聖人之心嘆曰自吾有由惡言不聞於耳嘗圍於陳蔡胡

言□杞何豈□□□輕也

以不如衛之於夫子邪且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恥之夫諸侯有塹壘以遏寇有甲兵以禦侮而小白猶能爲辭其恥而終爲霸主以救之矧夫子纍然若喪家之狗無塹壘無甲兵脫載爲宋衛所暴匡季陵叔則由也不得施其後浪疚於皤臺何齊桓能救異侯之恥而由反不能終纓孔子之窮使夫子以由在則曰惡言不聞於耳今日也豈惡言不日聞乎又奚用曰羽若月赤羽若日之多爲哉祭法曰拜大患則祀之素王道窮患非大乎由不終拜豈爲祀乎賜曰商汝何無罪今由也而汝亦何無罪宜取其祀以觀來者

鍼子雲說

來鵠

或曰楊子雲不思堯舜成康之世而自論以不遭蘇張范蔡之之時豈儒者之爲邪曰雄誠得素臣之事矣夫居四海之安處九層之高上鑒沖漠下瞰苑囿既其靜息則必思事云亭追軒穆者矣列多士之朝齒無用之秩才畧不用名表莫聞既其靜息則必思征虜功效雍丘者矣斯皆君臣居位之高下而所思則治亂亦不同蓋位之極者思沖漠而欲無爲也位之下者思功伐而欲有爲也無爲誠君之體有爲誠臣之事如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

遠也而有志焉楊雄則自論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噫孔子眞素王楊雄眞素臣哉孔子思三代之英是猶處尊位而道極事云亭追軒穆者也雄之論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是猶居散秩而才閑思征虜功效雍丘者也素王誠得王體素臣誠得臣事然臣事何事邪曰子貢使吳越孟軻闢楊墨皆事也今不知雄思蘇張范蔡之時者其欲自爲蘇張范蔡之人邪其欲折以正道使弭兵擴文歸吾域邪苟自爲蘇張范蔡之人則叛矣又何臣事哉

交難說

李覯

交之難今久矣且苟合今爲耻昔人病於無友嗟友不可以已矣絕壑萬丈飈飈龍吟玄雲遂興六合爲陰碧幽筱空虎嘯其中百獸惶慄𤢖然長風夫物以類感何感不致交以心契何心不契何心不秘然孰可久之契先古稱利言求於斯不可易三氣陶甄曰人是先足矩地首規天大樸摧頹六情入焉一與一奪失其自然積有億年人增險難使我行無所之居無所安游流濺濺漬我素源源無清流棄沉逐浮作色自伐僞心相求睢盱竭歡未竟成讐一日銷落

連如涼秋其榮無遺俗態豈留獨見神岳寒栢千尋無儔直天而生高略斗牛下睨群[redacted]何者爲變窮達不偷樂亦同樂憂亦[redacted]環其道率由破產之惠不相爲酬如斯之[redacted]音夷吾九合之策知者不孤巨卿千里之哭今也則無石父辭縛於齊相智瑩負懸於賈夫行微其可有乎知我則友何微之居古之奉交多不獲全耳餘之初刎頸慨然憶憫就辱激昂自堅及其據兵而坐勢不相果白刃可吹赤心乃携憑怒相殺氣干虹蜺嗚呼噫戲也交之難今苟合念深咆哮余當識之不妄語交刎今之

人兮無異蒙虺蜥是故獨處兮而悲蠨蛸萁幸歟可
振予願言與隣驂吾相之駕捧仲尼之輪義者有其
義仁者師其仁不其仁不其善歟何滯於斯憂辛

廣文苑英華卷十九

是人君之言春秋左傳曰有恤民之心可以為君不知有知人之明然后以恤民

金鏡

唐太宗

朕以萬機暇日遊心前史仰六代之高風觀百王之遺跡興亡之運可得言焉每至軒昊之無為唐虞之至治未嘗不留連讚詠不能已已及於夏殷末世秦漢暴君使人懍懍然兢懼如履朽薄然人君在上皆欲永享其萬乘之尊以垂百王之後而得失異趣興滅不同者何也蓋短於自見不聞逆耳之言故至於滅亡終身不悟豈不懼哉觀治亂之本源足為明鏡之鑒戒亂未嘗不任不肖治未嘗不任忠賢任忠賢則享天下之福用不肖則受天下之禍臨危之主各

師其臣若使覺悟社稷安有危亡之覆特由不留心於任使翻屬意於遨遊豈不哀哉若以遨遊將爲任使以任使將爲遨遊豈不善哉古人言舜禹不愛於聲不貪於色予謂不然將爲愛也人云桀紂躭於聲色予將爲不好也何以知之然桀紂命不終於天年樂不終於一世以此爲不好也舜禹壽命於終樂畢於世予謂之愛也夫人有强躁寬弱之志愁樂貪慾之心思情有聰哲之才此乃天命其性有善有不善者也由是觀之堯舜禹湯躬行仁義治致隆平此禀其善性也幽厲桀紂乃爲炮烙之刑刳孕婦剖人心

斮朝涉脯鬼侯造酒池糟丘爲長夜之飲此其受於天不善之性也夫立身之道在乎折衷不在乎偏射吳起曰昔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國有扈氏之君恃衆好勇以喪社稷仲尼曰寬以濟猛猛以濟寬仁義之道猶不得偏何況於左道乎何況於不仁乎爲君之道處至極之尊以億兆爲君以萬邦爲意理人必以文德防邊必以武威孔子曰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武之所制者廣不可以威武安民不可以文德備塞大鯨出入必廢遊波之功鴻鵠沈泥定無陵空之勁若使各令遂

志不失其能古人云欲搆大厦者先擇匠然後棟材爲國家者先擇佐然後定民大匠搆屋必以大材爲棟梁以小材爲欂櫨所有中尺寸之木無棄此善治木者也非獨屋有棟樑國家亦然大德爲宰相亦國家之棟梁也予思三代以來君好仁人必從之在上留心臺榭奇巧之人必至致精遊獵馳騁之人遠臻存意管絃鄭衛多進降懷粉黛燕趙斯來塞切直之路爲忠者必少開諂諛之道爲佞者必多古人云君猶器也民猶水也方圓在於器不在於水以是而言足爲永誡夫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仲尼師

於郯子文王學於虢叔聖人且猶如此何況於凡人者乎治主思賢若農夫之望歲悊后求才若旱苗之思雨亂君疾勝己如讎視不肖如子懷之中心何日蹔忘王莽僞行仁義之道有始無終孫皓權施恩惠之風有初無末二子猶膠船之泛巨浪毀在不遥若駑馬之奔千里困其將至古人云升不盛石小智不可謀大巧詐不如拙誠信非謬矣有明主有闇主高祖攝衣於酈生比干剖心於辛紂殷湯則留情於伊尹龍逄則被詠於夏桀楚莊暇隙而懷憂武侯罷朝而含喜闇主護短而永愚明主思短而長善觀高祖

殷湯仰其德行譬若陰陽調四時會法令均萬民樂
則麒麟呈其祥漢祖殷湯豈非麒麟之類乎觀夏桀
商辛嗟其悖惡之甚猶時令不行寒暄失序則猛獸
肆毒蟊螟為害夏桀商辛豈非猛獸之儔乎予以此
觀之豈非大道之類也雖曰天時抑亦人事成湯之
世有七年之旱剪爪為犧千里降雨太戊之時桑穀
生朝懼而修德遂使十有六國重譯而來此豈非人
事者也或曰為君難或曰為君易人君處尊高之位
執賞罰之權用人之才用人之力何為不成何求不
得此言之實易諭之實難何者輕陵天地衆精顯其

子產不可相大國

妖忽慢神靈風雨應其暴是以帝乙有震雷之禍殷紂致飛沙之焚多營池觀遠求異寶民不得耕耘女不得蠶織田荒業廢兆庶凋殘見其饑寒不爲之哀、覩其勞苦不爲之感、苦民之君也、非治民之主也、薄賦輕徭百姓家給上無暴令之徵下有謳歌之詠屈一身之欲樂四海之民憂國之主也、樂民之君也、此其所以爲難也且用人之道又爲未易也已之所謂賢未必盡善衆之所謂毀未必全惡知能不舉則爲失材知惡不黜則爲禍始又人才有長短、不必兼通、是以公綽優於大國之老子產善爲小邦之相絳侯木

訥卒安劉氏之宗嗇夫利口不任上林之令捨短取長然後爲美夫人剛柔之情各異曲直之性不同古今奔馳貴賤不等爲上之孝與下豈均上則匡國寧家志存崇禮下則承顏悅色止存敬養虞舜孝也不爲慈親所安曾參仁也不爲宣尼所善孔子曰子從令者不得爲孝臣苟順者不得爲忠如斯之例不可不察也逆主耳而履道戮孔懷以安國周公是也順之心而安身隨君情以殺子易牙是也棄巳之命安君之身紀信是也挾國謀事以報私讐袁盎是也子身而執節孤直而自毀屈原是也外顯和睦之端內

懷湯火之意宰嚭是也忠諂之道以此觀之是爲秉鑒白起爲秦平趙乃被昭王所殺亞夫定七國之亂卒爲景帝所誅文種設策滅吳翻遭越王所戮伍胥竭力爲國終罹賜劍之禍乃是君之過也非臣之罪也至若趙高韓信黥布陳豨之儔此則自貽厥釁非君之濫刑也高祖失於存功之能光武獲於置將之妙臣安君社稷之固君處臣危亡之地豈是相覇之道也爲天下之君處萬民之上安可易乎背道違禮非惟損巳乃爲賢人之所笑畢身勵行實爲君子又爲庸夫之所譏越品進官其類必爲深愆偏與人語

衆望以爲曲私任使賢良則爲偶得委佞庸夫則言
愚闇言數則謂太繁辭寡則謂道薄恣情忿怒則朝
野戰慄留心寛恕則法令不行民樂則官苦官樂則
民勞四海之內莫非王土要荒爲枝葉畿內乃根本
古人云皮之不存毛將安傅當使本固根深委之內
相而伊尹傅說人所希逢至如鎮積水之塞守飛雪
之邊而魏尚李牧當今罕遇遣人遠撫則眷戀而不
忍懸而不遣則枝葉落而不存二宜之間致心何所
是用晨興夕惕無忘斯事爲上猶然何况臣下易云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今畧陳梗槩以示心之所存耳

古語云勞者必歌其事朕非故煩翰墨以見文藻但學以爲已即書所懷想達見羣賢不以爲强也

材之小大　　李華

攀巢之雛羽翼將成習飛而從其母不幸爲烏鳶所震墮於塵轍閭閻之家有侈女焉珮車繡茵過於中陌遇而憐之藏以玉笥粒以紅稻胡然而然材小爲貴養而翫之易爲力也亢軛之牛望若山行其生也任重致遠以利天下其死也筋角皮骨皆爲器用水旱寒暑之不時艱難驅乏登降重𠭩蹄起塗潦蹄離節圻力氣皆頓病矣目猶睨人盜烏爪其背嘴其肉猶恨啄啖之未逞鴟鴞而相呼羣犬引其腹胃狺狺而爭之車馬往復於傍以千萬計不顧也胡然而然

此負俗之賢所以爲豪傑

材大爲累扶而救之難爲功也向若不憚斯須之勞而存之其利固厚矣悲夫材之大也爲累材之小也爲貴戾於理悖於道莫甚焉君天下者辯而返之則不世而仁矣

民不可使水快論

喻古之治

盧碩

軒昊之代君爲心兆民爲百骸堯舜之代君爲目兆民爲物三代之時君爲醫兆民爲疾五伯之治君爲工兆民爲材二漢之時君爲隄兆民爲水夫心治則百骸從視眀則衆物露醫善診則疾不彌漸工善度則木無棄材故委心乃無爲軒昊之治自治也任目必有待堯舜之治求治也醫不全則生死危三代之治存乎仁工不審則曲直乖五伯之治資於智道斯已降民爲水矣政爲隄矣隄之不完水漂邑矣寖乎曹馬乃成壞衰焉嚱民不可使爲水水而隄之困矣

然則軒昊誠。堯舜明。三代仁。五伯智。二漢法。禁人之叛也禁之以致君爲敵兆民有寇讐焉

進說

劉敞

古之時士之在下者無求於上上之人日汲汲惟恐一士之失也古者士之進有以德有以才有以言有以曲藝今徒不然自茂才等而下之至於明法其進退之皆有法度古之所謂德者才者無以為也古之所謂言者又未必應今之法度也誠有豪傑不世出之士不自進乎此上之人弗舉也誠進乎此而不應今之法度有司弗取也夫自進乎此皆所謂枉已者也孟子曰未有枉已能正人者也然而今之士不自進乎此者未見也豈皆不如古之士自重以有耻乎

古者井天下之地而授之氓士之未命也則授一廛而爲氓其父母妻子裕如也自家達國有塾有序有庠有學觀游止處師師友友絃歌堯舜之道自樂也磨礱鐫功沉浸灌養行完而才備則曰上之人其舍我哉上之人其亦莫之能舍也今也地不井國不學黨不庠遂不序家不塾士之未命也則或無以裕父母妻子無以處行完而才備上之人亦莫之舉也士安得而不自進嗚呼使今之士不若古非人則然勢也勢之異聖賢之所以不得同也孟子不見三公而孔子爲季氏吏夫不以勢乎哉士之進退不惟其德

有法亦可以取人

與才而惟今之法度而有司之好惡未必今之法度也是士之進不惟今之法度而幾在有司之好惡耳今之有司非昔之有司也後之有司非今日之有司也有司之好惡豈常哉是士之進退果卒無所必而已矣噫以言取人未之失也取焉而又不得其所謂言是失之失也況又重以有司好惡之不可常哉古之道其卒不可見乎士有得已之勢其得不已乎得已而不已未見其爲有道也楊叔明之兄弟以父任皆京官其勢非吾所謂無以處無以養父母妻子而有不得已焉者也自枉而爲進士而又枉於有司而

又若不釋然二君固常自任以道而且朋友我矣惟
其猶未寤也爲進說與之

學解嘲對書　　沈亞之

客有以今廩食之不充漕輓不勝於弊是勞遠而惰近以為問者余於是發憤數日故縷言而對曰昔漢徙山東豪富兼并之家以奉園邑凡百二十四萬戶又有南北東西軍及匈奴雜虜以國衆來歸者仰給於漢未聞嘗俟漕輓於吳越而後給也今以三十千人食勞輸江淮歲貢三十萬斛迎流陵險覆舩敗軛不得十半自渭以東督稽之官凡四十七署署吏不下數百歲費錢千萬為大數而部吏舟傭相蹋為姦鞭榜流血酸苦之聲相聞禁錮連歲不解歲千餘人

此法宋倂倣行之京京畿不可

雖赦宥而獄死者不可勝多矣甚非聖人之所以牧人也乃者燕人叛玄宗南巡巴蜀肅宗勞兵於靈武及二駕神遊代宗臨陝關中流離羸牛一韁當市錢二百千故有轉輸之法雖救一時然終轉入於禍誠可以痛今雖未可暴去且宜以三輔粟爲貢重資於農則耕稼自勤耕稼自勤則甸服無曠土游人久如此九年之蓄可以備又何勞輸輓於遠哉客曰敬聞其旨

寄言

章端符

孺子消戚人之言、父母必憐誇焉、非直父母也、鄉人亦異而指之矣、是何也、非所以期孺子也、待以孺子而言成人也、則父母加之如鄉人指異即有魁然成人而事孺子是何人哉其所以待之視之用何心也移是而言小人不能爲君子固也陷乎罪誅非暴逆狼戾而窘於咽喉之空尺寸之膚受之不仁人不憫憐之也今有一鄉之吏遇孺子把弄土塗折撓草木則呵而批之曰何爾也成人者有妄毀遷取顧不敢動睫而過之是誠不了一鄉矣、吾欲世之大人蠲

獨見鄉吏之不了一鄉而不自見所不理無喝怒於孺子之爲而恬視魁然成人挽拆大草淫取大物者本其所以待之之心從而校之天下幾蘇息

下篇

今有人負病於此則其親戚者憂之聞善醫則不遠燕越而求之欲其病之速瘳若嘘毛掇葉之易是直智無所施耳然則憂者雖甚不能爲也善爲者又非所憂也不憂非薄人也非其地耳彼誠善醫也安得人人而憂之必居其地而恥不能則將息其技而爲之與憂者之心不異故病甚憂戚之得善爲之醫則

幾乎平理矣不得善醫者百十旦夜坐環之而藥謀無所曉其去死喪幾何故曰憂不能爲拔不習也爲者不必憂非其地也必得善爲之者處憂之之地然後知病之間也不日矣昔之爲天下國家而病者豈無善之者耶不得處憂之之地耳漆室女誠憂矣不能爲魯也鴟夷子嘗工爲越矣陶朱公則視猶涉者之視車使嘗得善爲天下國家者處憂之之地何賤天下之有

物緒類

以佛為怪志又生辨

怪說上　　石介

三才位焉各有常道反厥常道則謂之怪矣夫三光代明四時代終天之常道也日月為薄蝕五星為彗孛可怪也夫五嶽安焉四瀆流焉地之常道也山為之崩川為之竭可怪也夫君南面臣北面君臣之道也父坐子立父子之道也而臣抗於君子敵於父可怪也夫中國聖人之常治也四民之所常居也衣冠之所常聚也而髠髮左袵不士不農不工不商為夷者半中國可怪也夫中國道德之所治也禮樂之所施也五常之所被也而汗漫不經之教行焉妖誕幻

惑之說滿焉可恠也夫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庶人祭于寢所以不忘孝也而忘而祖禰而祭去事夷狄之鬼可恠也夫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契能殖百穀祀以為稷后土能平九州祀以為社帝嚳堯舜禹湯文武有功烈於民者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而老觀佛寺徧滿天下可恠也人君見一日蝕一星縮一風雨不調順一草木不生殖則能知其為天地之恠也乃避寢減膳徹樂

恐懼責已脩德以禳除焉彼其滅君臣之道絕父子之親棄道德悖禮樂裂五常遷四民之常居毀中國之衣冠去祖宗而祀夷狄汗漫不經之教行妖誕幻惑之說滿則反不知爲恠既不能禳除之又崇奉焉時人見一狐媚一鵲噪一梟鳴一雉入則能知其爲人之恠也乃啟咒祈祭以厭勝爲彼其孫其子其父其毋忘而宗祖去而父毋離而常業裂而衣冠習夷鬼則反不知其恠既厭勝之又尊異焉愈可恠也甚矣中國之多恠也人不爲恠者幾少矣噫一日飲一星縮則天爲之不明一山崩一川竭則地爲之不寧

釋老之爲恠也千有餘年矣中國蠧壞亦千有餘年矣不知更千餘年釋老之爲恠也如何中國之蠧壞也如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不生吁

先儒王少翁云此之謂大丈夫若今日宜增一句曰詞章不能奪最是

怪說下

石介

或曰天下不謂之怪子謂之怪今有子不謂怪而天下謂之怪請爲子而言之可乎曰奚其爲怪也曰昔楊翰林欲以文章爲宗於天下憂天下未盡信己之道於是盲天下人目聾天下人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見周公孔子孟軻楊雄文中子吏部之道又使天下人耳聾不聞有周公孔子孟軻楊雄文中子吏部之道俟周公孔子孟軻楊雄文中子吏部之道滅乃發其盲開其聾使天下唯見已之道唯聞已之道莫知其佗今天下有楊億之道四十年矣今人欲反盲天

下人目聾天下人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見有楊億之道使天下人耳聾不聞有楊億之道俟楊億道滅反發其盲開其聾使目唯見周公孔子孟軻楊雄文中子吏部之道耳唯聞周公孔子孟軻楊雄文中子吏部之道周公孔子孟軻楊雄文中子吏部之道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也三才九疇五常之道也反厥常則為怪矣夫書則有堯舜典皐陶益稷謨禹貢箕子之洪範詩則有大小雅周頌商頌春秋則有聖人之經易則有文王之繇周公之爻夫子之十翼今楊億窮研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刓鎪聖

人之經破碎聖人之言離析聖人之意蠹傷聖人之道使天下不爲書之典謨禹貢洪範詩之雅頌春秋之經易之繇爻十翼而爲楊億之窮研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其爲怪大矣是人欲去其怪而就於無怪今天下反謂之怪而怪之嗚呼

物緒類

讀藥書漫記

劉因

人秉是氣以爲五臓百骸之身者形實相孚而氣亦流通其聲色氣味之接乎人之口鼻耳目者雖若泥然然其在我而同其類者固已脗焉而相合與其類者固已彿然而相戾雖其人之身亦不得而自知也如飲藥者以枯木腐骨蕩爲虀粉相錯合以飲之而亦各隨其氣類而之焉蓋其原一也故先儒謂酸木味木根立地中似骨故骨以酸養之金味辛金之纏合與物似筋故筋以辛養之鹹水也似脉苦火也似氣甘土也似肉其形固已與類矣而其氣安得不與

之流通也推而言之其吉凶之於善惡亦類也
天生此一世人而一世事固能辦也蓋亦足乎已而
無待於外也嶺南多毒而有金蛇白藥以治毒湖南
多氣而有薑橘茱萸以治氣魚鱉螺蜆治濕氣而生
於水麝香羚羊治石毒而生於山蓋不能有以勝彼
之氣則不能生於其氣之中而物之與是氣俱生者
夫固必使有用於是氣也猶朱子謂天將降必生弭
亂之人以擬其後以此觀之世固無無用之人人固
無不可處之

國馬說

李翱

有乘國馬者與乘駿馬者並道而行駿馬嚙國馬之髮、血流於地、國馬行步自若也、精神自若也、不爲之顧、如不知也、既駿馬歸、芻不食、水不飲、慄而立者二日、駿馬之人以告國馬之人曰、彼葢其所羞也、吾以馬徃而喻之、斯可矣、乃如之於是國馬見駿馬而鼻之、遂與之同櫪而芻不終時而駿馬之病自已、夫四足而芻者馬之類也、二足而言者人之類也、如國馬者四足而芻則馬也、耳目鼻口亦馬也、四支百骸、亦馬也、不能言而聲亦馬也、觀其所以爲心者、則人也、

故犯而不校國馬也過而能改駿馬也有人焉恣其氣以乘人人容之而不知者多矣觀其二足而言則人也耳目口鼻亦人也四支百骸亦人也求其所以爲人者而弗得也彼人者以形骸爲人國馬者以形駭爲馬以彼人乘國馬人皆以爲人乘馬吾未始不謂之馬乘人悲夫

禦暴說

陳黯

或問爲物之暴者出於狼虎也何暴攫搏於山藪之閒耳權倖之暴必獨害於天下也狼虎焉得而類諸夫虎狼之暴炳其形猶可知也權倖之暴萌其心不可知也自口者不過於噬人之腥咋人之膏血自心者則必亡人之家赤人之族爲害其不甚乎然則權倖之暴不能抑亦有國者不能設備以禦之俾民罹其害曰虎狼吾知其能禦者弓矢也權倖如之何能禦也曰刑法曰彼秦漢其弛刑法耶何趙高王莽之肆暴而不能禦哉曰彼秦之高漢之莽得肆其暴者

皆由刑法之不明也苟明暴何自矣噫田鄙者由能執弓矢以弭其暴耳有國者反不能施刑法而禦其暴豈存國者重其民不若田鄙者重其生哉

擬客難

束晳

束子閒居門人並侍方下帷深譚隱機而咍含毫散藻考撰同異在側者進而問之曰蓋聞道尚變通達者無窮世亂則救其紛時泰則扶其隆振天維以贊百務熙帝載而鼓皇風生則率土樂其存死則宇內哀其終是以君子屈己伸道不耻于時上國有不索何獲之言周易著躍以求進之辭莘老負金鉉以陳烹割之說齊客當康衢而咏白水之詩今先生耽道修蓺嶷然山峙潛朗通微洽覽深識夜兼忘寐之勤晝骋鑽玄之思曠年累稔不墮其志鱗翼成而愈伏

愛老愛少可念也

術業優而不試乃欲闔匱辭價泥蟠深處永戢琳琅之耀匿首窮魚之渚當唐年而慕長沮邦有道而反甯武識彼迷此愚竊不取若乃士以援登進必待求附執之黨横擢則林藪之彥不抽丹墀步紈袴之童東野遺白顛之叟盍亦因子都而事博陸憑鷁首以涉洪流蹈羣雲以駭逸龍振光耀以驚沈鰌徒屈靈蟠於埳井聘天路而不遊學既積而身困夫何爲乎祕丘且歲不我與時若奔駟有來無反難得易失先生不知盱豫之譏悔遲而忘夫朋盍之義務疾亦豈海湄而抑東流之水臨虞泉而招西歸之日徒以

曲畏爲梏儒學自桎囚大道於環堵若形骸於蓬室豈若託身權戚憑執假力擇棲芳林飛不待翼夕宿七娥之房朝享五鼎之食匡三正則太階平齊五教而玉絕直孰若茹藿湌蔬終身自匿哉東子曰居吾將導爾以君子之道諭爾以出處之事爾其明受余訊謹聽余志晉元一既啓兩儀肇立離光夜隱望舒晝戢羽族翔林蠉蚓赴濕物從性之所安土樂志之所執或背豐榮以巖栖或排蘭闥而求入在野者龍逸在朝者鳳集雖其軌迹不同而道無貴賤必安其業交不相羨稷契奮庸以宣道巢由洗耳以避禪同

垂不朽之稱俱入賢者之流參名比譽誰劣誰優何必貪與二八爲羣而耻爲七人之疇乎且道聡而通士不同趣吾竊綴處者之末行未敢聞子之高喻將忽蒲輪而不聘夫何權威之云附哉昝周漢中衰時難自託禍兆既開患端亦作朝遊巍峩之宫夕墜崢嶸之壑晝笑夜歎晨華暮落忠不足以衛己過不可以預度是士諱登朝而競赴林薄或毀名自汙或不食其祿比從政於匣笥之龜譬宦者於郊廟之犢公孫泣涕而辭相楊雄抗論於赤族今大晉熙隆六合寧静蜂蠆止毒熊羆輟猛五刑勿用八紘備整王無

妙語

驕肆之怒、臣無氂纓之請、上下相安、率禮從道、朝養觸邪之獸、庭有指佞之草、禍戮可以忠逃、寵祿可以順保、且夫進無險懼而惟寂之務者、率其性也、兩可俱是而舍彼趣此者、從其志也、蓋無為可以解天下之紛、澹泊可以救國家之急、當位者事有所窮、陳策者言有不入、翟璜不能回西鄰之寇、平勃不能正如意之立、于木臥而秦師退、四皓起而戚姬泣、夫如是何舍何執、何去何就、謂山岑之林為芳、谷底之莽為臭、守分任性、唯天所授、鳥不假甲於龜、魚不借足於獸、何必笑孤竹之貧而羨齊景之富、恥布衣以肆志

寧文裘而拖繡且能約其躬則儋石之縮以豐苟肆其欲則海陵之積不足存道德者則匹夫之身可榮忘大倫者則萬乘之主猶辱將研六藉以訓世守寂泊以鎮俗偶鄭老於海隅匹嚴叟於僻蜀且世以太虛爲輿玄鑪爲肆神遊莫競之林心存無營之室榮利不擾其覺殷憂不干其寐捐夸者之所貪收躁務之所弃雍聖藉之荒蕪總羣言之一至全素履於丘園背纓綏而長逸請于課吾業於千載無聽吾言於今日也

釋勸論

皇甫謐

客曰蓋聞天以懸象致明地以含通吐靈故皇鍾次序律呂分形是以春華發蕚夏繁其實秋風逐暑冬冰乃結人道以之應機乃發三才連利明若符契故士或同升於唐朝或先覺於有莘或通夢以感主或釋釣於渭濵或叩角以干齊或解褐以相秦或冐謗以安鄭或乘駟以救屯或班荆以求友或借術於黃神故能電飛景棲超次邁倫騰高聲以奮遠抗宇宙之清音由此觀之進德貴乎及時何故屈此而不伸今子以英茂之才游精於六藝之府散意於衆妙之

門者有年矣既遭皇羅之朝又投禄利之際委聖明之主偶知己之會時清道直可以沖邁此眞吾生濯髮雲漢鴻漸之秋也韜光逐藪含草未曜龍潛九泉礰然執高弃通道之遠由守介人之局操無乃乖於道之趣乎且吾聞招搖昏迴則天位正五教班叙則人理定如今王命切至委慮有司上招迕主之累下致駭衆之疑達者貴同何必獨異羣賢可從何必守意方今司命並臻飢不待飡振藻皇塗咸秩天官子獨栖遲衡門放形世表遜遯丘園不覩華好惠不加人行不合道身嬰大疢性命難保若其義和促轡大

火西頹臨川恨晩將復何階夫貴陰賤璧聖所約也顛倒衣裳明所箴也子其鑒先哲之洪範副聖朝之虛心冲靈翼於雲路浴天池以濯鱗排閶闔步王岑登紫闥侍北辰翻然景曜雜沓英塵輔唐虞之主化堯舜之人宣刑錯之政配殷周之臣銘功景鍾參敭彝倫存則鬲食亡爲貴臣不亦茂哉而忽金白之輝曜忘青紫之班麟辭容服之光粲抱弊褐以終年無乃勤乎主人笑而應之曰吁若賓可謂習外觀之暉暉未覩幽人之髣髴也見俗人之不容未喻聖皇之兼愛也循方圓於規矩未知大形之無外也故曰天

去而清地靜而寧含羅萬類育薄羣生寄生聖世託
道之靈若夫春以陽散冬以陰凝泰液含光元氣混
蒸衆品仰化誕制殊徽故進者享天祿處者安丘陵
是以寒暑相推四宿代中陰陽不治運化無窮自然
分定兩充厥中二物俱靈是謂大同彼此無怨是謂
至通若乃衰周之末貴詐賤誠牽於權力以利要榮
故蘇子出而六主合張儀入而横勢成廉頗存而趙
重樂毅去而燕輕公叔沒而魏敗孫臏刖而齊寧蠡
種親而越霸屈子踈而楚傾是以君無常籍臣無定
名損義放誠一虛一盈故馮以彈劍感主文有反賜

之說項奮拔山之力蒯陳鼎足之勢東郭劫於田榮顏闔恥於見逼斯皆弃禮喪眞苟營朝夕之急者也、豈道化之本與若乃聖帝之創化也叅德乎三皇齊風乎虞夏欲溫溫而和暢、不欲察察而明切也、欲混混若玄流、不欲蕩蕩而名發也、欲索索而條解、不欲契契而繩結也、欲芒芒而無垠際、不欲區區而分別也、欲闇然而内章、不欲示白若冰雪也、欲醇醇而任德、不欲瑣瑣而執法也、是以見機者以動成。好遯者無所迫。故曰一明一昧德道之槩一弛一張合禮之方一浮一沈兼得其眞故上有勞謙之愛下有不召

之臣朝有聘賢之禮野有遯竄之人是以支伯以幽疲距唐李老寄迹於西隣顏氏安陋以成名原憲娛道於至貧榮期以三樂感尼父黔婁定市於布衾干木偃息以存魏荊萊志邁於江岑君平因卜以著道四皓潛德於洛濱鄭眞躬耕以致譽幼安發令乎今人皆持難奪之節執不迴之意遭拔俗之主全彼人之志故有獨定之計者不借謀於衆人守不動之安者不假慮於羣賓故能弃外觀之華通內道之眞去顯顯之明路入昧昧之埃塵宛轉萬情之形表排託虛寂以寄身居無事之宅交釋利之人輕若鴻毛重

竹居

泥沈損之不得測之愈深眞吾徒之師表余疾追而不能及者也子議吾失時而駭衆吾亦怪子較論而不折中也夫才不周用衆所斥也寢疾彌年朝所弃也是以胥克之廢丘明列焉伯牛有疾孔子斯歎若黃帝創制於九經岐伯剖腹以蠲腸扁鵲造虢而尸起文摯徇命於齊王醫和顯術於秦晉倉公發祕於漢皇華佗存精於獨識仲景垂妙於定方徒恨生不逢乎君人故乞明訴乎明王求絕編於天錄亮我躬之辛苦冀微誠之降霜故俟罪而窮處

釋時論

王彥伯

東野丈人觀時以居隱耕汗腴之墟有冰氏之子者出自沍寒之谷過而問塗丈人曰子奚自曰自涸陰之鄉奚適曰欲適煌煌之堂丈人曰入煌煌之堂者必有赫赫之光今子困於寒而欲求諸熱無得熱之方冰子瞿然曰胡爲其然也丈人曰融融者皆趣熱之士其得爐冶之門者惟挾炭之子苟非斯人不如其已冰子曰吾聞宗廟之器不要華林之木四門之賓何必冠蓋之族前賢有解韋索而佩朱韍舍徒擔而乘丹轂由此言之何恤而無祿惟先王告我塗之

不堪涸氷
氏

迷也丈人曰嗚呼子聞得之若是不知時之在彼吾將釋子夫道有安危時有險易才有所應行有所適英奇奮於縱横之世賢智顯於霸王之初當戹難則騁權譎以良圖值制作則展儒道以暢攄是則袞龍出於縕褐卿相起於匹夫故有朝賤而夕貴先卷而後舒當斯時也豈計門資之高卑論勢位之輕重乎今則不然上聖下明時隆道寧羣后逸豫宴安守平百辟君子奕世相生公門有公卿門有卿指秃骨歷不簡蚩儜多士豊於貴族爵命不出閨庭四門穆穆綜襦是盈仍叔之子皆爲老成賤有常辱貴有常榮

肉食繼踵於華屋，疏飯襲跡於耨耕，談名位者以諂媚附勢，舉高譽者因貧而隨形。至乃空嚚者以泓噌爲雅量，璅慧者以淺利爲鎗鎗，𦙶胎者以無撿爲弘曠，僂垢者以守意爲堅貞，嘲哮者以麤發爲高亮，韞蠢者以色厚爲篤誠，庵婪者以博納爲通濟，眡䀸者以難入爲凝淸，拉答者有沉重之譽，嗛閃者得淸勦之聲，嗆哼怯畏於謙讓，闒茸勇敢於饕諍，斯皆寒素之死病，榮達之嘉名。凡玆流也，視其用心，察其所安，責人必急，於己恒寬，德無厚而自貴，位未高而自尊，眼冏嚮而遠視，鼻𪖙䶊而刺天，忌惡君子，悅媚小人，

敖茂道素攝吁權門心以利傾智以勢惛姻黨相扇毀譽交紛當局迷於所受聽採惑於所聞京邑翼翼羣士千億奔集勢門求官買職童僕闚其車乘閽寺相其服飾親客陰參於靖室疏賓徙倚於門側時因接見矜厲容色心懷内荏外詐剛直譚道義謂之俗生論政刑以爲鄙極高會曲宴惟言遷除消息官無大小問是誰力令以子孤寒懷眞抱素志凌雲霄偶景獨步直順常道關津難渡欲騁韓盧時無狡兎衆塗圮塞投足何錯於是氷子釋然乃悟曰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僕少長於孔顏之門久處於清

寒之路不謂熱勢自廿遮錮敬承明誨服我初素彈
琴詠典以保年祚伯成延陵高節可慕丹轂滅族呂
霍哀吟朝榮夕滅旦飛暮沉聃周道師巢由德林豐
屋蔀家易著明箴人薄位尊積罰難任三邦尸晉宋
華咎深投局正幅實獲我心

擬富民侯傳贊　張　詠

漢武晚年以丞相爲富民侯富民大本也侯爵勸功也推導之若此將復古王之功歟嘻大朴未散民命在天風教既闢民命在賢賢不可贖贖之非賢先王仁孝以辯之民不可擾擾之生弊先王簡儉以御之粤自桀作瑶臺民始知勞秦易井田民始知弊所謂上闕其欲而下散其朿四人栢栢去勞就安百途鑿鑿彫僞散朴衰周之民也眞可哀哉一作之百取之斑白不得息雛齒而趣驅焦勞力竭而飢凍繼之浮民姧我利非賢盜我食何嘗少得佑助徒俾日攻之

故謂令德日埋窮兵亦私末途喧喧而大本取弊者於斯也哉非有大聖正智其誰拯之歟漢洗秦弊七十年武威文經漸被四海以高祖之仁文帝之儉尚不能推民壽鄉切磨三代加於武皇事威窮侈四十年間民力凋半亟下富民之詔尊為上公之號憂勞誠思亦至矣乎徒知民富而後國昌不知國正而後民治吁不能師三代育民之法以事末術良可悲矣亦由止奔流之舟雖萬斯篙未若五尺之纜之要也療已弊之民雖百斯術未若一正其本之仁也嗚呼末塗未塞本弊不正欲民富國昌者未之有也漢雜

覇道史或過矣余愛其君有富民之志臣勞富民之賑又憤不能開通之因附史氏作賛以矯之賛曰

五后之世事簡而民靜夏商周之世事正而民治故貧富之名稀所稱焉三代之季四人亂倫百途競新蚩蚩餓眦無階休存之遂使抱仁義智能者易以要功於其間如武皇帝命富民侯又如何哉

又如何哉

有色有聲

言毉　　李華

晉侯方圖秦既而有疾秦伯使毉和視之將行戒之曰鄰國相病大夫何以爲行對曰臣不發藥石請以詞痊晉侯而國無害秦伯悅以卿禮遣之和至于晉晉君幄銅鞮之宮憑豐肥倚柔容更衣被珠玉者百許人膳夫列鼎於庭而後延客客辭曰始受命於寡君以除君疾爲役今大國反以色與食病臣非臣所及也中軍師對曰此寡君待先生之禮也不意爲過敬惟所擇客曰臣嚮而馳千里形甚勞而氣不足所欲者酒一盛果一器脂鱐佐飯而已其餘不敢煩大

國再拜受賜而診之曰君聲流而陽氣濁而浮色寒而容壯與楚王相若亦可爲也亦不可爲也晉侯曰楚子何如而方寡人客曰臣嘗聘楚楚境大而富山川林藪之盛踰淮而竟南海晉與齊秦不敵也晉侯曰寡人未嘗涉楚且置楚王願聞其國之說客曰君不念臣亦未究楚封疆之事直以所見言之楚也近郊去郢尚三百里引車登閬平視諸官丹素燭天仰不見空如水漂浮半在其中滄波動搖低昂隨風藹藹南極山松不盡乍伏乍起參差高卑流雲重輕或滅或明道路緜緜縈山繞川車蓋如軒稍覺登原赤

霄冐頂舉手摩天向之高者乃在車下陰谿窅窅投石無聲狀其乳苑之內則連山黯以當戶吞吞而嶪嶪若堅刃與慢塗呀將拆而復合露封隙之嵌空聲小往而大答。聳崖峴以日殯穿偃仆而雲晉濵江阜衍百里芳草往往白沙日炙晶溔綠野芊緜走舉蒼連箇簳楩梓檔柚之林密孕元氣寒暑若一翳不流風幽不漏日猨狙飛走經息百態啾啾互號絡昕竟晦墜英紛月如雪蔽路四望無人移足沒屨黃鳥時鳴白鷗飛度臨險瞰江江隗為潭虔虔不動常有神怪龜魚涵泳露鱗出介纖草以颺風颸波起崩濤

迸沫勢不得止精怖寬怕毛骨洗然攀木瞋眎猶懸
踣泉頹麗疏冗繁源阜歡支流灒灒合涯湯湯晝夜
有聲當暑清涼透崖樸湍躍而後逝初疑可及忽似
難際旋眩迴㭊瀏泊兌宕轞石敲磨火發川上纔夷
叉亞傾沙委浪白烟微蒼通波滿望澹澹灩灩久而
生堁漸漸飛雨宾宾起雲沅湘春生蒼梧日晚聲與
聽盡色隨望遠蘋若荷華組繡一川愕羽族之多名
紛合散於水間泛隨流而將下時逆浪而復還喧呼
雷駭洸起雲翻雨不相傷貌豫體閑緣涯疊覿照江
成霞碧水漣漪淺深見沙旁經闤闠溢浸欄檻上有

嬪嬙條音入雲、侵杳眇而將絕、隨隤風而復斷、齊宋
鄭衛之樂、張於宮中、撞金擊石、草木兢發、堅城雉坼
崇山、峯墜、鳥獸狂悸、淮湖皆沸、首飾戴千金、一膳傾
千家、恥不相反者、以粒計倉祿之衆、半於平人、秣馬
之費、倍於租入、其餘奇麗之富、奉養之侈、率與是侔、
楚王甚泰、而楚人甚病、申叔請老而不與政、言未畢、
晉侯舒氣而仰、幹曰、向先生言亦可爲也、何哉、客曰、
此未足累楚、故曰可爲也、若張而無厭、則不可爲也、
晉侯色生力起、斥御者撤膳、羞而請曰、先生終說寡
人病幸間矣、客乘時而動之曰、楚使令尹司馬理兵

于北疆以臨奚邑奚邑大夫少者則請開關以戰老者則曰君務息人楚恃其富强因侈生欲未足畏也寡君乃發府將賙而四境寡小君以四時之用爲請寡君曰是出於人而歸於人無人則無是夫何愛焉申命上大夫布幣於人而謝之曰孤不德使爾父兄子弟不自保於楚師故暨以相勞秦人感君皆泣婦人處子亦請執報楚楚朝聞而夕卷師君臣震伏而受職於秦此先王不戰之術也晉侯洸然以楚事而照於晉遂輟謀秦由是大國修好小國來朝戎狄皆附客果以詞屈晉故曰言鑒

司寇司隸宜錄一通

齊司寇對

程晏

齊境多寇司寇不理景公召司寇讓之反諍公曰請理君朝廷之寇也公曰君廢其職反責我欲亂其責也曰不然君不聞鼷鼠之牙乎食人與百類雖齧盡而不痛俗謂之一言鼠而魯國之牛聞食其角矣請以是諷焉牛之寢齕有蚊蝄撓其膚毛必知鼓耳擺尾以揮之反鼷鼠食之即不知痛也鼠之一牙豈不甚於蚊蝄千嘬乎以其口非雖貫心徹骨而不知也況其角乎公誠職臣以司寇請司朝廷之寇然後司封疆之寇也朝廷之寇其鼷鼠乎食君之角矣又將

貫骨與心也是患大而君不知也封疆之寇蚊蚋乎君撓君之膚毛耳君將鼓耳搖尾以揮之是患之而不知大也臣所以急其大而不知慢其少而得知也景公不喻竟坐司寇以不事晏子曰司寇死田氏爲鼷鼠於齊矣

代荀卿與楚[illegible]君書　劉軻

前蘭陵令臣況謹奉書於相國春申君足下前者不識事機冠宋章甫襲儒衣以廉輶駕羸駑應聘於諸侯始入秦見秦應侯會侯方以六國啗其君且曰吾方角虎以鬪又何儒爲故去秦之趙會孝成王喜兵法[illegible]築壇拜孫臏欲磨牙而西臣以湯武之兵鉗其口於前趙王亦不少孫臏而多臣臣以是去趙之齊會[illegible]王多沽賢市名遠諸侯間人聚稷下若鄒子田駢淳于髡皆踊客卿故臣得翺翔於諸子間自威王至襄王三爲祭酒號爲老師然憫諸生少年皆不登闕

里不浴沂水各掉寸舌得紆朱垂組自以爲高絜莫我若也臣以孔兒輩畜之何虞其蝎蠹之爲毒也由是讒言塞路臣之肉幾爲齊人所食伏念相君與平原孟嘗信陵齊名故游談者謂從成則楚王衡成則春帝以相君之相楚故也不然楚何以得是名以是去齊歸相君相君果不以臣孱固俾臣爲蘭陵令臣始下車方弦琴調軫欲蘭陵之人心和且富既富且教必使三年有成然後報政於相君此臣效相君者希以是不意提下之謫又起於左右俾臣之醜聲直聞於執事執事果亦疑棄臣如脫故屣臣之去蘭陵

豈不知相君之弃臣邪臣尚念古者交絕不出惡聲臣慰楚而怨相君也哉頃相君徒欲人之賢已曾不知楚國前事臣不遠引三代洎春秋今雖戰國亦不敢以他事白直道今楚國盛衰之尤者冀相君擇焉自重黎為火正光融天下鬻熊有歸德教西伯弟子洎汾冐熊澤華路藍縷以啓荊蠻歷武文成始臣妾江漢至莊王始與中國爭伯此數君皆郢之祖宗而代亦稱臣之術五尺童子羞稱五伯臣又何必獨為相君道哉然楚君但成莊而已矣自莊而下楚亟不兢乎王嗣位耳目倒置伍奢以諫死費無極以讒用

亡太子走昭王污楚宮鞭郢墓豈不以一讒而至乎爾下及懷王知左徒屈原忠賢始能付以楚政當諸侯盛以遊說交鬬猶以楚爲有人無何爲上官靳尚所短王怒疎屈平平既疎秦果爲張儀計[redacted]楚之商於地儀計行秦果欺楚是以有藍田之役丹徒之敗懷王因不出咸陽亡不越魏境客死而尸歸至今爲楚痛豈不曰疎屈平親靳尚而至于爾人亦謂令尹子蘭不得嚼然無非已不能疾讒又從而借之俾屈生溺離騷爲之作襄王以前事歷自切骨雖有宋玉唐勒景差輩子弟賦風吊屈而已又何能免王於矢

石哉今相君自左徒爲令尹封以號春申君楚於相
君設不能引伍奢屈平以輔政復不能拒無極靳尚
之口弭臣見泗上諸侯不北轅不來矣夫如是漢水
雖深不爲楚塹方城雖高不爲楚險相君雖賢欲捨
楚而安之也今有李園者世以諛媚存寵喜以陰計
中上根結枝布寖爲難拔相君若不以此時去之則
王之左右前後不靳尚則無極詎獨臣之不再用也
前月相君聘至跪書受命且曰若惡若佹若善若師
眞宰相之心脫李園何至費靳方試何害臣之不再
罷蘭陵也哉敢輒盡布諸執事而無遂子蘭之非況

之望也楚子之幸也

畫諫

盧碩

漢文帝時未央宮承明殿畫古者五物成帝陽朔中嘗坐羣臣于下則指之曰予慕堯舜理故目是以自況大司馬陽平侯王鳳拜舞而賀曰陛下法古爲治上稽唐虞仁遠乎哉行之斯至旌鼓之屬在陛下建之而已矣至於神草靈獸臣知不日當產于明庭以彰上天之允答也微臣不勝黽藻之抃御史大夫張忠出次而言曰斯無用之物也臣請即自圬之且是畫肇于太宗之時凡八聖矣開眼而覩之者皆而而違之未聞有裨于治也臣敢爲陛下條舉臣嘗聞文

帝時雒陽人賈誼為博士能誦詩屬書嘗為上陳古
先帝王之道漢朝正朔之法上以公卿之任無以易
誼俄絳灌馮敬之伍害其賢而毀之遂疎而不信傅
卑濕之國後雖徵還卒不得大用喪志而死至今負
才藏器之徒猶以為憤此則善雖進而不能用也帝
又降詔除誹謗之令許人言事追中宗朝大臣楊惲
蓋寬饒以譏刺辭語皆坐大辟先帝在東宮言其法
太深刻中宗竟不悔此則木雖旁午人不敢書上也
初元帝弘恭石顯專權亂政前將軍望之嫉其奸邪
諷上除之不從望之反羅其愆過以自殺此又邪不

可觸之之驗也前日安昌侯禹居陛下師傅之尊不能率已以儉而乃決涇引渭廣開田疇便身娛耳多置後樂平陵朱雲上書請斬其首陛下怒不可忍遽將誅之雲倉卒無據乃至喪膽失寬臣意列聖用此乃類是乎臣之狂瞽欲陛下言而必行丹艧之設不足以留連聖念也且大司馬親勳之望朝野所倚不能因事而諫返以爲賀佞孰甚焉臣謹以指之若斧鑕將及是陛下誤屆軼也臣不敢就僇

祭文類
水伯恐所引書之所以旁於簡也

檄曲江水伯文　　樊鑄

主張於地之血脉者豈不曰水伯乎爾自獻爲身面爲人控牽兩龍窟宅百谷億有祀矣故斁倫於元氣之液弄權於坤輿之竅所云老而不死是謂之賊伊我謂爾有是夫何者三載二月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才子六七人皆籔揚文精開闔武庫游嬉春晝沿洄江干與飛壯心舞曳𦣻胄皆負白龜之德不負赤鯉之本爾何爲陰發暴殄潛生毒癘簀禍堦於沙岸垣死府於花島如數子者皆載番堂之誠爾始若懸流三十仞跳沫四十里固應尊而不親豈相及爾

岸不崪屼流不唐突設人所倚之福陷爾孔昜之誘
俾水衍貫堅之功舫聲之如蜩螗捫空呼天迄死不
救倏忽化魚之惡誰下拜牛之惠溺我國寶豈明時
弃珠之泉沉彼綵艎寶去夜藏舟之壑與夫覩右山
四耳之獸夢潁川一角之人置于大江未匹斯甚使
揭竿求父之子投牋請弟之兄奏箜篌傷妻之夫属
洟濤徇壻之婦懼其凶害不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
下神祇行哭失至於爾安乎爾今肆行賊虐者豈不
謂性與習成乎何哉曩者溺孫與公於後湖之中淪
炎帝女於東海之上化鼈於黃氏之母爲魚於歷陽

之郡爾應恃以舊捷蔑其後圖殊不知事不欲數數斯辱矣惡貫已滿天命誅之然今歷覩爾自昔爲過之所或天涯或地岛起於侯甸之外且非輦轂之下豈比今日俯九門臨四達使哀聲悲響上及聰聽爾誰欺欺天乎然曲江者南峙仙閣北距靈宮足可效赤水產黃帝之珠胡爲蔵蒼生竊司命之契況之人也皆編中華俗游無何鄉所冀猛火烈山而莫焚大浸稽天而不溺既遇爾省括撍之中縱使飯猾解漂之餌山經不沈之木豈可免爾之圖乎兹中江自首剏至于今時數千里于更代易生島流波秏繞可接

腋於井蛙詎持頋於海鼇爾之所處豈不狹隘乎人之所賞豈有舳艫乎逮天寶載我皇恢土德以博之賓澤流以濬之積潤下之波瀾用濟川之舟楫豈不謂幸於爾也爾何滿以致溢卤以自斃使彼都人士自此之後懼爾同失神之海惡爾甚探手之湯匪徒欷爾盛事過自掇也雖悔可追然靈莫尊於君人時莫美於陽春君固愛人種德乘春宥罪省囹圄去桎梏爾奚得恃宅無閑括守有曲襲不幸於止獄之候繫餘殃於積慶之家僕謂數子吽天曹訴地府黜爾主職在於斯須不然僕見欲上書於承明廬從首近

速周處擊夠長逐擘波深搜爾居遁逃則焦僥東請長臂者灑濾之又於雄崇北使長股者憑踐之不然邀離朱以視之命宋定以縛之然後調馬梅扇獸炭是烹是醢以報東門爾儻若混空隱形和水匿象則使牛曳蛇尾絕其本根縱逢山見斑毛終難必復矣僕亦宜念五六日至于旬時恐爾有詞曰予不誡視成不令而行故矢在弦上垂而未發儻能易轍僕則既往不咎若爲刻舟爾則何辭以對徐察爾變惟審圖之

文不徒取以告世向者昌黎所逐之鱷故任也抑此一吏所捕或非食人之鱷也

瘞鱷魚文　　陳堯佐

乙亥歲、予於潮州、建昌黎先生祠堂、作招韓辭、載鱷魚事以旌之、後又圖其魚為之讚、凡好事者即以授之、俾天下之人知韓之道不為妄也、明年夏郡之境上地曰萬江村曰硫黃張氏子年始十六與其母濯于江湥、倏忽鱷魚尾去其母、號之、弗能救、洎中流則食之無餘、予聞而傷之、且謂天子聖武王澤昭洽刑不僭賞不濫海內海外罔不率俾昆虫草木裕如也鱷魚何悖焉而肆毒任虐之如是是不可不為之思也命縣邑李公詔郡吏揚貺挐小舟操巨綱馳往捕

之咸謂予曰彼不可捕也穴深淵游駭浪非人力之所能加也予則不然復之曰方今普天率土靡不臣妾山川陰陽之神奉天子威命晦明風雨弗敢逾也鱷魚恃遠與險毒茲物律殺人者死今魚食人也又何如焉昔昌黎文公投之以文則引而避是則鱷魚之有知也若之河而逐之姑行焉必有主之者矣苟不能及予當請于帝躬與鱷魚決二吏既徃即以予言告之且曰苟無網輙止伏不能舉豯是左右前後力者凡百夫曳之以出緘其吻械其足檻以巨舟順流而至闔郡聞之悉曰是必妄也安有食人之魚形

越數丈而能獲之者焉既見之則駭而喜且曰生於世有百歲者矣凡上下水中或見其隆伏髣髴之狀雖相遠百步尚不敢抗今二吏捕之猶拾芥焉實令古之所未聞也向非公之義洽于民公之令嚴於吏然自誠而不欺也又安能殲巨害乎大懲宣王者之威刑焉予始慎之終得之又意韓愈逐之於前小子戮之於後不爲過也既而鳴鼓召吏告之以罪誅其首而烹之辭曰

水之怪則曰惡兮魚之悍則曰鰐兮二者之異不可度兮張氏之子年方弱兮尾之食之胡爲虐兮氉氉

毋氏俾何説兮予實命吏顏斯作兮害而弗去道將索兮夙夜思之哀民瘼兮赳赳二吏行斯恪兮矯矯巨尾迎而搏兮獲而獻之俾人樂兮鳴鼓召衆舂而斮兮而今而後津其廓兮

山書一十八篇 并序

劉蛻

予於山上著書一十八篇大不復物意茫洋乎無窮自號爲山書

天地之氣復則結者而爲山也融者而爲川也結於其所者安靜而不動融於其時者疏决以忘反故山之性爲近正川之性爲華爲是以處其結者有君子處其融者爲利人

天地之先未嘗有形故字其形爲人民爲禽蟲萬物然後受其字據其形之動曰生形之靜曰死嗚呼我苟不生乎天地先而未嘗用其形竅以出納斯非混

沌之似乎故吾以混沌不嘗在天地先而在我之不爲萬物鑿者而已矣

壞人者天地也使其數出故觀數以象動則有爭殺亂患夫數始乎手足故離吾之指爲吾視其指而心亦離則數數人乎心矣故知指生六而爲有餘生四而爲不足不足與其餘也爲體不備嗚呼心既分身之有餘與不足也則爭殺亂患何嘗不足盡其數出聖人重其生以揄出先濟其用故卉羶之臭出于揄末而後網罟不足於地以牢養於宮中故天下忘身以自給嗚呼上古食而棄其餘熱而棄其皮亦足矣

是知聖人欲化而更亂其生、聽鳳鳴而吹管果象也、故有象竹之聲者必有象葭之器然則造其爲而恥葭學者鳳也故不世而來造其象而恥人學者聖人也故末世而不出嗚呼

江河鑿而山木泣以爲川既出而必伐舟也舟既入水而蛟魚相對以其居泉而遠於殺者也今則造泉之具成是大道存而異其質大道亡而運其禍利以觀天下利盡而天下畔道以歸天下道薄而天下去嗚呼爲利物所閤爲道亦不僞故始愛其應者終亦將以應人然則利盡所畔者必滅其後道薄而

所去者貴不殺其孤而已

城郭溝池以固民也有竊城郭溝池以盜民者則殺人甚于不固夫有竊固之具必有攻固之利苟有利之物寇必生其下是以太古安民以巢故於野則無爭巢固民則相殺

車服妾媵所以奉貴也然而奉天下來事貴者賤夫有車服必有雜珮有妾媵必有娛樂聖人既爲之貴賤是欲鞭農父子以奉不暇雖有杵臼吾安得粟而舂之嗚呼教民以杵臼不若均民以貴賤

古之弓矢所以防惡也懷惡者在內所以能避弓矢

也故射惡未及死而奪械可以殺人于天下天下從而禁畜私械者嗚呼古之弓矢所以防惡也今則不然反防人之持弓矢也

萬物無常聲而主聲者定其悲歡則聽在心而耳職廢也謂雷爲可畏則以畏聲聽之不知有時雷可長養也謂瑟爲可狎則以狎聲聽之不知有時瑟可流哀也則有幽思之深砧聲之悲也去家日遠雨聲之愁也嗚呼悲愁果在心也雷與瑟無常聲也

爲學豈有歲故勞於農夫以其有遇世也故佚於使人然而雖佚不妄學以其勞而未嘗運是故死而不

得止其心古有志者猶悲日月之易于人也故謂飛烏走兔在其中付大藏之鑰未必有信之友也夫取人之鑰必薦信以入其中受人之託必有情以寄其內故大信者不使人付有道者不使人求

棺衣之厚葬以王禮百姓不貪其死以其愛名不甚於愛身任時之重必多怨借君之權必易死是於名則君子愛身不甚于百姓焉

聖人有意哉故勸善以爵使利爵者樂修夫惡殺人與殺盜鈞爲仁人之心則亦召盜以爵嗚呼使聖人無意則勸善不以爵矣故君子爲善不獨樂欲爲聖

人而出是不見仁人之術使爵以召盜乎食秦人之炙則懷其妻子聞秦婦之嫁則垂涕悲其身當是時亦疑天下之妻矣吾過富貴之門則懷其爵矣及聞秦人以爵死者則垂涕悲其身當是時不顧天下之貴矣有惡雀鹿之甚者擇帚以驅雀結罟以禁鹿夫帚罟旣可以駭物則帚罟必可以取物嗚呼執其具以逐雀鹿安知不有學其具以取之故善惡者不必惡其名善逐者不示人以其具

猿鳴不過薜蘿以其有蔓蔓者必組物夫能過其組必自殘其心嗚呼髻之組吾髮也帶之組吾腰也線

之組吾衣也亦是矣今蔓在天下安得復核其心哉

⿰山黽山　　　　黃憲

徵君遊⿰山黽山道遇猛虎徵君倚磬石而坐謂左權徐淵曰猛虎當道吾死矣夫頃之虎近于磬左權以臂當之虎懸尾吽嘯左權執其尾而倒馳踰⿰山黽山之嵓徐淵挾弓矢追之見巨壑中群虎食一樵者徐淵臨穴而發矢弦絕徐淵以弓擊虎傷臂趍伏于蓁林左權負虎皮以救徐淵曰徵君安在曰鼓琴于磬吾子摶一虎而群虎皆出吾以矢射之其弓不揚爲虎所陘而傷其臂子雖勇不能制群虎之猛左權莞爾而笑曰制之何有笞者與客涉瞿塘之峽即御君欲之楚

東漢齊武虞周昔皆不以仁制

遊道也舟覆得檝而渡有猛虎群飲于峽一搏而獲斃者二客曰吾與子將赴于峽下之流得一檝而俱免入博群虎于峽上如制嬰兒是渡二峽也虎不制則後涉者或免于峽而烏能免峽上之虎乎若子之勇可以倒峽而西矣今之所遇奚足恩哉遂歷黽山之鏊而揆之群虎皆斃徵君顧謂二子曰汝其奮于黽山乎夫猛虎憑威于山猶猛臣憑威于國不可逸也故猛虎在山勇者制之猛臣在國仁者制之昔虞有猛臣曰驩兜虞舜驅之周有猛臣曰飛廉周公戮之魯有猛臣曰少正卯孔子誅之此皆制于仁者也

嗟乎今國之猛虎逸矣。而仁者不制。豈無仁者與。抑仁者在下位而不能制與。吾是以鼓琴于磬而悲歌也。小子其勉乎哉左權曰崛山之虎苟無以制夫子尚能倚磬而鼓琴乎曰仁可恃也勇則敵不可以恃故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强故不善勇者制于勇善勇者制于仁遇虎而倚磬鼓琴汝徒見吾弱也而不知仁者有無聲之威有無形之兵乎左權曰唯唯吾今而知善勇之術也

色荒

黃　憲

楚王田于雲夢俘野女爲姬徵君追而諫曰臣聞國有六愼者與有六荒者亡今王日截其荒國焉不亡楚王曰咨何言之厲也徵君曰臣不能佞是以厲于王乎楚王曰何謂六荒曰獸而無度則荒色而無度則荒味而無度則荒役而無度則荒音而無度則荒棄賢而事鬼則荒愼此六者國其不亡楚王曰寡人兼乎曰兼夫王輕身遊於雲夢之藪春不振旅而蒐秋不治兵而獮九月不返國荒於獸也王之宮粲姬盆幕融如陽春今又得野女而狎之荒於色也酣以

香茅之醴飽以湘波之魚文羞珍饌鬱乎穰穰日夜沉湎而不知疲荒於味也歌姬倚瑟舞姝臨轟鐘鼓鏗鍠管籥嚶嚶長夜不輟荒於音也築倒景之臺而眺衡岳望祝融臺高九疊猶以爲望而莽也又襲其土木標其棟宇渥其丹青雕其錦石懸十年之廪一朝而虛之荒於役也景臺之下繪以浮圖列仙師事遊方乞食之徒採藥以煉之巫覡以淫之而無變楚之俗荒於鬼也此六者皆諸侯之敗德也而王兼之其何以存國昔后羿荒于田而有窮亡太康荒于酒而不反國孔甲荒于鬼而諸侯畔紂荒于靡靡之樂

而殷亡幽王荒於褒姒而周亡始皇荒於土木兵革之役而秦亡夫帝有天下者以荒而亡國况諸侯哉有一其荒亦不免於亂亡之禍况其兼哉臣不敢諂王也俘女於雲夢楚國之民皆以王爲色荒而又見襄王之故事矣臣今日諫而王不聽則王之追遊於田罪也臣欲解佩而行諸侯方以臣爲得志於楚故至不命臣而王追之使無以雲夢之遊爲諸侯笑是亦臣之勞于楚也王毋惡焉楚王悔而言曰此不穀之戾也乃命左右刖其女徵君諫曰不可夫雲夢之女不求於王而王寵之不德於王而王刖之是以臣

之諫而寄戮於色也王欲刖一女以示遠則王之宮有歌舞之姬百人王亦豈能盡刖乎王不能刖則雲夢之女刖之何爲楚王乃逐雲夢之女而作田誓

陽山

黃憲

陽山崩楚王問于左右曰晉人有釁于楚國夙夜憂惴況徵君不復徐淵囚而死周岑乞食于楚市乘桴于湘江不知其所矣是以海內賢士皆棄楚而賔鄰國無以南扞寡人柰何今陽山告崩楚國無所鎮是寡人之禍彰矣無亦詭于晉者或不得求與抑王室之故也左右對曰君以晉釁而日夜求徵君用心疑之是君之勞過矣夫徵君游諸侯諸侯皆信之而楚獨疑使楚國不能爲盟主以光燿王室陽山之崩不其宜乎楚王長息而言曰寡人將修好于晉而聘徵

無心妙

君則楚之禍庶乎爾衆爲寡人畫之左右對曰鄰國之好可以修也若徵君之聘夫奚就乎死其弟子而困其師露其詭計而飾其聘不可爲也楚王遂修好于晉晉人殺楚使懸其首于闗門之木楚王聞晉人無禮于楚謀諸左右曰梟隣不睦賊我使臣何以報之左右稽顙而謝曰釁其分矣又何報焉願君毋忘讐于晉也楚王怒寵姬陽華諫曰不可妾聞之箝口之言若羨箝心之言若冰今左右之諫雖不箝君之口其亦寒心哉夫箝口者求譽而養禍箝心者恐恥而奮功是以明君樂聞箝心之言而去箝口之士故

功施昭明而令聞廣譽也君若誅左右而擁其心無乃嗜芊之疾乎楚之使晉人戮之罪也君誠怒矣君獨不思晉之使猶楚也不告于天皇而私戮之亦與晉均也而君則欲晉之不怒何君之遠恖耶楚王懸而釋之遂田于四望明年楚王飲毒而卒

詩品 三篇　　鍾嶸

上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照燭三才暉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昔南風之辭卿雲之頌厥義夐矣夏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謠曰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是五言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詩眇邈人世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製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揚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迄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

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爲文棟劉楨王粲爲其羽翼次有攀龍託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爾後陵遲衰微迄於有晉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敦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永嘉時貴黄老稍尚虛談于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詩[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先是郭景純用儁上之才變創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衆

我寡未能動俗逮義熙中謝益壽斐然繼作元嘉中有謝靈運才高詞盛富艷難蹤固已含跨劉郭陵轢潘左故知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顏延年爲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夫四言文約易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詞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爲詳切者邪故詩有六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

詩文亦然

也弘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躓若但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群託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文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

故曰詩可以群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於詩矣故詞人作者罔不愛好今之士俗斯風熾矣纔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騖焉於是庸音雜體各各爲容至使膏腴子弟恥文不逮終朝點綴分夜呻吟獨觀謂爲警策衆覩終淪平鈍次有輕薄之徒笑曹劉爲古拙謂鮑照羲皇上人謝朓今古獨步而師鮑照終不及日中市朝滿學謝朓劣得黃鳥度青枝徒自棄於高聽無涉於文流矣觀王公搢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爲口實隨其嗜慾商確不同淄澠並泛朱紫相奪喧議競起準的無依近彭

城劉士章俊賞之士疾其淆亂欲爲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其文未遂感而作焉昔九品論人七畧裁士校以賓實誠多未値至若詩之爲技較爾可知以類推之殆均博奕方今皇帝資生知之上才體沉鬱之幽思文麗日月賞究天人昔在貴遊已爲稱首况八紘既奄風靡雲蒸抱玉者聯肩握珠者踵武以瞰漢魏而不顧吞晉宋於胷中諒非農歌轅議敢致流別嶸之今錄庶用旋於閭里均之於談笑耳

中

一品之中畧以世代爲先後不以優劣爲詮次又其

人既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錄存者夫屬詞比事乃爲通談若乃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駁奏宜窮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貴於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臺多悲風亦唯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顏延謝莊尤爲繁密於時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抄近任昉王元長等辭不貴奇競須新事爾來作者寖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拘攣補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詞既失高則宜加事義雖謝天才且表學問亦一理乎陸機

文賦通而無貶李充翰林踈而不切王微鴻寶密而無裁顏延論文精而難曉摯虞文志詳而博贍頗曰知言觀斯數家皆就談文體而不顯優劣至于謝客集詩逢詩輒取張騭文士逢文即書諸英志錄並義在文曾無品第嶸今所錄止乎五言雖然網羅今古詞文殆集輕欲辨彰清濁掎摭病利凡百二十人預此宗流者便稱才子至斯三品升降差非定制方申變裁請寄知者爾

下

昔曹劉殆文章之聖陸謝爲體貳之才銳精研思千

百年中而不聞宮商之辨四聲之論或謂前達偶然不見豈其然乎嘗試言之古曰詩頌皆被之金竹故非調五音無以諧會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樓爲韻之首故三祖之詞文或不工而韻入歌唱此重音韻之義也與世之言宮商異矣今旣不備管絃亦何取於聲律耶齊有王元長者嘗謂余云宮商與二儀俱生自古詞人不知之惟顏憲子乃云律呂音調而其實大謬唯見范曄謝莊頗識之耳嘗欲進知音論未就王元長創其首謝朓沈約揚其波三賢或貴公子孫幼有文辨於是士流景慕務爲精密襞積細微

專相夌架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余謂文製本須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爲足矣至平上去入則余病未能蜂腰鶴膝閭里已具陳思贈弟仲宣七哀公幹思友阮籍詠懷子卿雙鳧叔夜雙鸞茂先寒夕平叔衣單安仁倦暑景陽苦雨靈運鄴中士衡擬古越石感亂景純詠仙王微風月謝客山泉叔源離宴鮑照戍邊太冲詠史顏延入洛陶公詠貧之製惠連擣衣之作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所謂篇章之珠澤文彩之鄧林

終

奇賞齋廣文苑英華卷之二十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碑銘類

幽州紀聖功碑銘　李德裕

幽州盧龍軍帥檢校左僕射張公仲武往年修獻捷之禮今歲有銘勳之請二者君子韙之豈不以諸侯有四夷之功、獻其戎捷、春秋舊典也、宗周納肅愼之貢、銘於楛矢、天子令德也、斯可以爲元侯表、可以爲後代法、聖上嘉其動而中禮、乃命宰臣採其元功、傳於惇史臣德裕敢颺言曰夫兵者所以除暴害也愛

人則惡其爲害禁橐則惡其爲亂雖叡智不殺化之以神至德允懷招之以禮然書有猾夏之戒傳有循刑之訓虞舜四罪乃成大功文王一怒以至無侮非德教之助歟仁聖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熙我文典煥乎光明極象外之微臻於至道鼓天下之動致於中和慮必鉤深退而藏密故能神幾獨照成未兆之謀威光遠震制不羈之虜當其時也烽燧迭警羽書狎至人心大擾羣師沮氣皇帝以軒后之威神漢高之大畧光武之雄斷魏祖之機權合而用之以定王業此議臣所以不敢望於清光也偉哉

天地應而品物生君臣應而功業成故龍躍而雲從鶴鳴而子和方叔伐玁狁蠻荊來威安遠擊車師西域震服宜有良將殿于朔邊張公禮悅戰器書成傳癖張仲孝友子孺塞淵流落不耦光景未耀明主雅聞奇志持印而拜尉軍遙推赤心築壇而命元帥拔自雄武授之薊門果能精誠奮發策慮膈臆千里獻籌一心憂國則知龍顏旨將任人傑而不疑目角好謀歎敵國而強意迴鶻者本北狄之裔也或曰獯狁或曰山戎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前史載之悉矣昆薛延陀之敗也酋帥坐迷度率衆款塞太宗

幸靈武納降立廻鶻部落置瀚海都督因我封殖遂雄北方代宗之戡內難也葉護以射鵰之士親扈戎旌亦由羌髳率師以翼周北貊梟騎以助漢旣滅大憝乃疇厥功特拜葉護司空歲賜繒二萬匹厥後飾宗女以配之立宮室以居之其在京師也淫祠雲構甲第棊布棟宇輪奐衣冠縞素交利者風偃挾邪者景附其翎侯貴種則被我文繢帶我金犀悅和音厭珍膳竭蠹上國百有餘年旣而桀驁無親天命不祐僭侈極欲神道惡盈本國荐饑畜產耗半黠戛斯因利乘便遂焚龍庭墟落蕭條陰燐青熒今之烏介可

汗戶逃失國竊號沙漠非我策命自爲假王其來也羨漫陰山睥睨高闕玄塞之下氛霧蔽天質貴主以前驅依大國而求援或丐我米備救其饑人或邀我甲兵復其故地外雖柔服內有桀心因行人致辭徵呼韓故事願居光祿塞急保受降城其下有二部曰赤心宰相那頡啜持勒赤心者天性忿驁戎馬尤盛初與名王嗢沒斯首謀內附俄而負力怙氣潛圖厲階爲嗢沒斯所招誘以俱渴可汗戮於帳下其衆大潰東逼漁陽上乃賜公璽書授以方畧公以室韋悍亟之兵近我邊鄙俾其偵邏且禦內侵尋以徵役不

供為虜所敗由是介馬數萬連亘幽陵伏精甲於松楠布穹廬於磧鹵散若飛鳥止如長雲火燎于原不可嚮邇公激義氣以虹貫發精誠而石開奇計兵權密授髦雋乃命介弟仲至與裨將游奉裒玉如清左敵萬李君慶張自榮高守素李志操率銳兵三萬建旆而前介冑雪照戈矛林植命以義殉壯由師直聲隆隆而未洩欲逐逐而不食戢以聽命嚴而有威公曰險道傾仄且馳且射胡兵所以無敵也致之平原勒以方陣我師可以逞志也於是據以莽平環以武剛首尾蛇伸左右翼張輕騎既合奇鋒橫鶩如摧枯

亦難置駁

株如搏畜兎慍讋者弗取陸梁者皆什虜矦王貴人計以千數然後盡羅服聽悉數係纍谷靜山空靡有子遺橐駞駃騠風澤而散旃墻罽幕布野畢收馬牛幾至於谷量虜血殆同於川決徑路寶刀祭天金人奇貨珍器不可殫論乃命從事李周瞳馳傳上奏又命牙門將國從玘繼獻戎俘皇帝受而勞之羣臣畢賀昔長平七征驃騎六舉竇憲合氏羌之衆陳湯檻城郭之兵或生靈臧耗士馬痛傷邀功救罪矯命專征然猶告類上帝薦功清廟顧視二漢不其恧歟以公威動蠻貊功在漏刻因命公爲東面招撫廻鶻使

先是奚契丹皆有虜使監護其國責以歲遺且爲漢諜自迴鶻嘯聚靡不鴟張公命裨將石公緒等諭意兩部戮迴鶻八百人雖介子討罪於龜茲班超行誅於鄯善未足儔也迴鶻又遣宣門將軍等四十七人詭辭結歡潛伺邊隙公密賂其下盡得陰謀且欲馳入五原大敺雜虜公逗留其使緩彼師期竟得人病馬瘠縮衂而退挫鋭解紛繄公善計今烏介自絕皇澤莫敢近邊并丁令以圖安依康居而求活盡徙餘種屈意黑車寄託遠遁流離饑凍黑車亦倚其威重迫脅諸戎造謀籍兵解仇交質自謂約貴深入漢將

取而未期渡幕輕留王師往而非利公以壯猷遠御長計羈縻不婾避懊之便終盡致敵之術將時動而得儁豈歲數而勝徼匑乎明主杖將帥爲爪牙視戎狄爲鼠蟊方獵猛敵不翫細娛非周宣無以成召虎之勲非漢宣無以聽營平之計昴哉上將光我中興公前後受降三萬人特勒二人可汗姊一人都督外宰相四人其他侯王騎將不可備載王褒以日逐歸德稱爲人瑞堙圄以稽落蕩寇大振天聲孰若天子神武百蠻震慴乘其感困臨以兵鋒刈單于之旗納休屠之附非萬里之伐無三年之勤巍乎成功輝焯

後代宜刻金石以揚鴻休銘曰太和之初赤氣宵興
開成之末彤雲萃凝異鳥南來胡滅之徵北夷颷掃
厥國土崩逼迫遷徙震我邊鄙長蛇去穴奔鯨失水
上都薊門近連千里曾不畏天猶爲驕子丐我邊穀
邀我王師假我一城建彼幡旗歸討强漢郅支嫚辭
狼顧朔野伏莽見羸鴈門之北羌戎雜處濈濈羣羊
茫茫大鹵縱其梟騎驚我牧圉暴若犲狼疾如風雨
皇赫斯怒羽檄徵兵謀而泉默斷乃雷聲沈機變化
動若神明沙漠之北虜無隱情漁陽突騎燕歌壯氣
赳赳元戎耽耽虎視金鼓誓衆于旄蔽地爰命其第

屬之大事翩翩飛將董我三軍禀兄之制代師之勦
威畧火烈胡馬星分戈迴白日劒薄浮雲天街之北
尨頭巳落絕轡之野蚩尤未繩俾我先侯恢弘遠略
取彼單于係之徼索陰山寢烽亭徼櫜弓萬里昆夷
九譯而遁蠻夷旣同天子之功儒臣纂美刊石垂鴻

隴右監牧頌德碑

張說

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天子十二閑馬六種閑爲一廐馬二百一十六應乾之策也六廐成校五馬一駑是謂之小備校有左右閑成十二合月之道也駑馬三良馬之數凡三千四百五十六是謂之大備秦并一海內六萬騎之國馬盡歸之帝家則周制陋矣漢孝武富文景儉局之積雄衛霍張皇之勢勤兵塞上廐馬有四十萬疋東漢魏晉國馬陵夷不可復逮武帝時矣後魏以胡馬入洛蹴踏千里軍陣之容雖壯和鑾之儀亦闕六唐接周隋亂離之後承天下征

戰之弊鳩括殘燼得牝牡三千從赤岸澤徙之隴右始命大僕張萬歲葺其政焉而奕世載德纂修其緒肇自貞觀成于麟德四十年間馬至七十萬六千疋置八使以董之設四十八監以掌之跨隴西金城平涼天水四郡之地幅員千里猶爲隘狹更拆八監布於河曲豐曠之野乃能容之于斯之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秦漢之盛未始聞也張氏中廢馬官亂職或戎狄外攻或師圉內寇垂拱之後二十餘年潛耗太半所存蓋寡開元神武皇帝登大寶受靈符水瑞感而河龍出星精應而天駟下二年春帝乃簡心膂善

畜之將卜福祐宜生之長俾領內外閑廐使焉即開國霍公其人也公名毛仲姓王氏開元佐命之元勳東國亾王之後裔四伯輔禹與理水之謨四七興漢在經星之列淸明虛受察含氷鑑籌謀先覺慮出蓍龜竭無私之忠而舍歸天造輸不懈之力而玄同日用故得騰躍風雲攀附日月策功第一承恩莫二庭羅魏絳之鍾鼓第賞堂邑之山林文馬蕃錫於晉侯御衣亟分於韓信庶姜如玉則降榮彤管衆子垂髫則抱拜朱茀聖人之見之也必猶爾爲之四顧而滿志聖人之不見之也乃恤然若無與樂其天下仲尼

所謂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夫其處身則立無跂正也視無還端也聽無聲成也言無遠視也國有憂未嘗不戚國有慶未嘗不怡其御下則明利害之鄉阜財求之務使之趨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身不離於闕廷令遠行於垌牧亦有不學而暗合於古未更而懸辯其事然其從政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者也若夫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敬其本也日中而出日中而入禁原焚牧除蓐釁廄時其事也絜泉美薦庌涼棧濕翹足而陸交頸相靡宜其性也攻駒教駣講馭臧僕刻之剔之羈之策之就

其才也不反其性故親人樂藝節樂如舞之心自生不窮其才故闔扼鷙曼竊轡詭銜之態不作爾乃舉其神異則望駒駼騕褭乘黃茲白來儀外廐呈技內攊朝刷闐風夕洗天潢聖皇一馭長壽萬年別其種類則有研蹄繁鬣小頷遠志曰龍曰騋曰戎曰驎差其毛物則有蒼白驪黃騂紫騧皇騅駓驊駱騆騢駢雒鵙駮驓駩騧騏騔騝毫骭馬足狼尾魚目宗廟齊毫戎事齊力田獵齊足罔不畢有元年牧馬二十四萬疋十三年乃四十三萬疋初有牛三萬五千頭是年亦五萬頭初有羊一十萬二千口是年亦二十八

萬六千口皇帝東巡狩封岱嶽輦輅既陳羽衛咸備
大駕百里塵烟一色其外又有閑人萬夫散馬千隊
骨必殊貌毛不錯羣行如動地止若屯雲百蠻震聳
四方抃躍咸懷紛紜壯觀揮霍迴衢飲至朝廷宴樂
上顧謂太僕少卿兼秦州都督監牧都副使張景順
曰吾馬幾何其蕃育卿之力也對曰帝之福也仲之
令也臣何力之有因具上其狀帝用嘉焉霍光口無
伐辭貌無得色朝髦庠齒欽以多之於是明威將軍
行左衛郎將南使梁守忠武將軍行右羽林中郎西
使憑嘉泰右千牛長史北使張知右左驍衛郎將兼

鹽州刺史鹽州監牧使張景遵隴州別駕修武縣男東宮監牧使韋衡都使判官果毅齊琛惣監韋績及五使長戶三萬一千人僉曰自開府庇我十三年矣畜有娩息人無乏匱克厭帝心莫匪嘉績且如停西南兩使六頓人夫藁穀計八十萬功圍石以息人約費其政一也納長戶隱田稅三萬五千石以檢私肥公其政二也減大僕長支乳駱馬錢九千三百貫以窒隟止散其政三也供軍筋膠十萬七千斤以收絹繕工其政四也蒔苘麥苜蓿一千二百頃以茭蓄御冬其政五也使監官料舊給庫物新奏置本牧分其

利不爽正錢二萬五千貫以實府宜官其政六也賈歲畜貯絹八萬疋往嚴道市僰僮人口以出滯足人其政七也五使長戶數盈三萬墾用給食糧不外資以勤農卻輓其政八也敢問監牧之事孰能如於此乎然則稱伐計功前典所貴上以美聖主擇才之得人下以賛忠臣受任之盡節末以道官屬承風之成事竟以示後代昭前之令聞是四烈者不可廢也既而大君有命舊史書功吟味瓌奇篆刻金石秦汧渺渺尚想非子之風魯野區區猶傳史克之頌誠從此而觀彼夫何足以言哉頌曰皇天考牧兮聖之君四

真人才

十三萬兮馬爲羣塹汧渭兮垣隴坂飛黃阜兮昆蹄
苑山崆峒兮水嗚咽泉噴玉兮草汗血聚如華兮散
如雲性旣馴兮才亦絕維國家之大事駕時龍兮祭
天地和鑾發兮文物備維帝皇之七德惣戎焉兮威
萬國綵髦翻兮金介直有霍公之掌政擇張氏之舊
兮天王大駕兮伏黃麾大僕驂乘兮展軨儀舞月駟
兮蹀雲螭神倜儻兮志權奇騏驥溢野兮牛羊日多
子孫榮位兮恩寵如何須皇靈兮篆金鼓萬斯年兮
肇王府

魏博節度使田弘正碑　元稹

陛下以元年正月壬戌詔臣稹曰朕有臣弘正自魏入鎮魏人思之因守臣愬狀其德政乞文於碑爾司予言其文以付臣拜稽首退而奏書於陛下曰始安祿山以玄宗四十三年盜幽州兵刼擊郡縣偷關據京天下掉撓肅宗征之海內甫定而夾河五十餘州或伏或叛更立迭奪廢置征伐覲見賦入之宜皆自爲意五紀四宗容受隱忍田承嗣始有魏博相衛貝澶之地承嗣卒以其地傳兄子悅悅傳緒緒傳季安旣而季安悍誕淫驕風勃蟲蠹發時喜殺左右漸及

真

於骨肉往往顧妻子曰、安用此、由是內外懦悖妻元氏因人不忍移置他所餘一月乃卒是歲先皇帝元和之七年八月也季安子懷諫始十餘歲衆襲故態名之爲副大使而家臣將士則逆虐用事士衆不分伏日夜相告曰田中丞興博大孝敬於軍謹廉讀儒家書好言君臣事儻可依倚爲將帥乎聞者皆踴躍一朝牙旗下衆來捧附興仆地不肯起衆亦不肯去乃大言曰爾輩即欲用吾語能不殺副大使且使吾取天子恩澤洗汝痕穢使千萬衆知君臣父子道從我乎皆曰諾遂殺蔣士則等數十人以與知留後事

移懷諫於外明年歸之朝葢七年之十月四日也乃圖六州之地域籍其人與三軍之生齒自軍司馬已下至于郡邑吏人廢置盡獻於先帝詔與以工部尚書長魏博相衛貝澶之地仍勑司封郎中知制誥裴度使於與且以錢一百十萬緡賜其軍曲赦管內百姓一年勿復事問耆羸賑乏困褒殛誅之不以法者魏之人相喜曰歸天子乃如是耶與又悉取魏之僭服異器人臣所不當爲者斥去之先帝曰與吾六州之善心者田與也使與弘吾至正不亦可乎因名曰弘正先是魏諸賓猶僕役也將卒無畏避弘正始求

副節度已下於朝至則迎送承奉雖功勳將莫不承者避謁者趨付授咨度始用賓僚先是諸將之外有權者莫不拘劫妻子以爲固四方之來聘問者莫不防礙出入以爲寄士吏工賈限其徃來人多懼愁稀復會聚至是皆曠然矣魏之人又相喜曰人之生不當如是耶滑以水害聞於朝請移河於衛之十四里且役衛功三萬餘詔弘議之皆曰壞吾地役吾人以利他邑古無有也弘正曰魏於滑信彼此矣朝廷何異焉不時興工以教人讓魏俗丕變先帝多之以右僕射就加焉十三年又加司空以子布之會蔡有勞

也是歲李師道燒河陰驚洛邑陰通元濟詔弘正誅之明年破賊五萬於東阿進收鄆之陽谷距其城四十里營焉二月壬戌劉悟斬師道以其首歸於弘正正入鄆而十二州之地平以功加司徒平章事復歸於魏其年八月朝覲京師先帝待之有加焉乞留不獲詔加侍中以遣之又明年陛下以成德喪師部弘正入焉初王武俊以戰朱滔功得有趙地傳子孫凡三十九年矣至承宗爲盧從史李師道所詿誤先皇帝征而赦之者再受畏感恩不克來覲而聞陛下天覆海深悉包悉受乃果自信將朝有時未行會病將

殁以志付其弟承元聽命於朝陛下語宰相曰弘正在魏吾何患焉即日内出五詔詔弘正爲中書令節度德棣於鎮且詔父子皆爲帥以大其威十一月甲寅成德獻狀曰弘正至自魏魏人哭之鎮人歌之奉宣奏陳詔條除去僭異猶魏政也且臣聞之德之至者有二政之大者有三三政一曰仁爲惠政二曰法爲善政三曰謙爲和政二德一曰忠爲令德二曰孝爲吉德今弘正獻魏博六州之地平淄青四代之寇入鎮冀不測之泉可以爲忠矣祖考食宗廟父子分土疆兄弟羅軒冕可以爲孝矣始劾山東鍵闗束縛

詠而游之、歌而舞之、可以為仁矣、始初逼越廢怠而
制之、舉而用之、可以為法矣、始初山東傲狠僭取地
德以讓之、功以助之、可以為讓矣、謙法仁孝資之以
忠不曰德政謂之何哉臣謂奉制以一百九十二字
付守臣愬銘之石用申約束銘曰帝命弘正予言是
聽理亂有數其數甚明亂則隱約理由亂生既理復
亂生於翫輕唐受天命既理既平高祖太宗不荒不
寧玄宗抑厄其否乃華四十三年奄有丕宅始視燕
寇胡雛弄兒雖我寵重彼將胡為所細所忽忽焉而
羅四后垂顧山東不夷逮我聖父殷憂儉尅乘其淫

驕乃伐乃殛爾視群孽胡爲而下潛久而大殞昬暴狂爾亦自視胡爲而昌畏茲逼側未思悠長曩爾之有既克而有在克而守惟爾惟我而今而後爾雖穹崇無忘辱詬我雖平寧無忘燕寇銘之戒之以永聲臭

江西觀察使武陽公韋公遺愛碑　杜牧

皇帝召丞相延英便殿講議政事及於循吏且稱元和中興之盛言理人者誰居第一丞相墀言臣常守土江西目覩觀察使韋丹有大功德被于八州歿四十年稚老歌思如丹尚存丞相敏中丞相植皆曰臣知丹之為理所至人愛所去人思江西之政熟於聽聞乃命守臣覈于衆上丹功狀大中三年正月二十日詔書授史臣尚書司勳員外郎杜牧曰汝為丹序而銘之以美大其事牧伏念天寶建中艱難之餘根於河北枝蔓於齊梁蔡闞為章句書生以蜀叛錡

術良可以禦寇

為宗室老以吳叛其他高下其目跂而欲飛者往往皆是憲宗皇帝高聽古議廣諫益聖任賢使能考校法度號令未出威先雷霆十有四年擒殛兇很方行四海罔不率伏當時凡五徵兵解而復合僅八周歲天下晏然不告勞苦實以守土多循良吏而丹居第一周召伯理人於陝西召穆公有武功於宣王時仲尼採甘棠江漢之詩絃而歌之列于風雅班固序漢宣帝中興名臣言理人者亦首述黃霸龔遂次將相下令明詔刻丹理効令得與元和功臣中興得人之盛懸於無窮用古道也謹按韋氏自漢丞相賢已降

代有達官孝寬有大功於後周封鄖國公鄖公曾孫幼平爲岐州叅軍生抱貞爲梓州刺史生政爲冀州雒縣丞贈右諫議大夫雒縣生武陽公公字文明以明五經登科授校書郎咸陽尉以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佐張獻甫於邠寧府徵爲太子舍人遷起居郎檢校吏部員外侍御史河陽行軍司馬未行改駕部員外郎會新羅國以喪來吉且稱立君拜司封郎中兼御史中丞章服金紫弔册其嗣新羅再以喪告不果行改容州經畧使築州城環十三里因悉城管內十三州教種茶麥多開屯田黃賊畏服詔加太中大

夫貞元末拜河南少尹連拜檢校秘書監兼御史中丞鄭滑行軍司馬皆未至拜右諫議大夫憲宗即位劉闢以蜀叛議者欲行貞元故事請釋不誅公再拜上疏曰今不誅闢則朝廷可以指臂而使者唯兩京耳此後外而誰不爲叛因拜劍東南川節度使兼御史大夫時劉闢急攻梓州公至漢中表言攻急守堅不可易帥高崇文客軍遠鬬無所資若與梓州綴其士心必能有功遂召拜晉慈隰三州觀察使不半歲元和二年二月拜洪州觀察使洪據章江上控百越爲一都會屋居以茅竹爲俗人火之餘烈日久風竹

憂自焚小至百家大至盪空霖必江溢熯必火作火水夾攻人無固志傾搖懈怠不爲旬月生產計公始至任計口取俸除去冗事取公私錢教人陶瓦伐山取材堆疊億計人能爲屋取官材瓦免其半賦徐責其直自載酒食以勉其勞初若艱勤日成月就不二周歲凡爲瓦屋萬四千間樓四千二百間縣市營廐名爲棟宇無不創泒湖入江節以斗門以走暴漲闢閑廣衢南北七里盪漾汙壅築堤五尺長十二里堤成明年江與堤平鑿六百陂塘灌田一萬頃益勸桑苧機織廣狹俗所未習教勸成之凡三周年就成生

遂手爲目覩無不如志公之爲政去害興利機决勢
去如孫吳乘敵不可當向輔以經術仁撫智誘慈母
之心赤子之欲求必得之故人自盡力所指必就子
產理鄭未及三年國人尚謗黄霸理潁川前後八年
始曰愈理考二古人行事與公相次第不知如何元
和伍年薨年五十八其銘曰章武皇帝披攘經營凡
十四年五六徵兵人不告病肩於太寧將相是矣豈
無循良考第理行誰高武陽武陽所至爲人父母於
洪之功洞無前古洪始有居水火是苦二者夾攻[illegible]
無處所曰天使無不嗟不訴武陽始至材甿是聚公

錢不足以俸爲助能爲居守貰貸付與月載酒餚如撫稚乳不督不程誘以美語未二周星創數萬堵幾半重樓如詩翬羽錮以長堤繚四千步明年水平人始歌舞災久事鉅一日除去灌田萬頃益種桑苧俗所未有罔不完具寂寥十年誰守茲土大中聖人元和是師圖讃功勞武陽豈遺乃命吏臣刻序碑詞寵假武陽爲人慰思訓勸守吏勉於爲理

唐人材局
頗大

河西節度使杜公碑　楊炎

周有召伯樹王風之始漢得留侯稱佐命之傑功赫於帝典名鏤於河圖維唐之受命大殪戎於西周皇帝感黷武之風思二南之化詢求卿士惠澤窮荒乃命兵部侍郎杜公名鴻漸自河登車主盟西塞公英明博達淳粹先覺碩德漢庭之老中興佐命之勛體合一氣精合五老伊昔皇運中否河海風塵天子方偽遊北門之野公負覇王之略感社稷之危緬懷風雲以身許國隱括王道旁觀曆象謂宇宙不可終閉兆庶不可無君龍吟空山雲起大澤追昌言以排世

難告天命以成帝業日月盡蝕載之高懸鯨鯢躍波戮而爲醢史也奏嚮天之樂儒也覩廟夏之書故登朝爲夔龍纂戎爲方召至於是邦也淸其心而妙其用厚其惠而感其和與物也氣之陽春含靈也工之槖籥以爲獷俗不足以勸賞故先悅以茂功貪人不可以害群故問罪以去奸詭言不可以疑衆故畢詞以爲戮於是八蕃以之匍匐三師以之捘棄群盜以之出奔巫人以之伏炙古之作者不貴成功貴以德不憚濟世憚先仁樂生下齊明道者謂其強孫武講軍事上者知其固西門禱河明刑者恨其暴子玉佐

楚治兵者慮其剛而公形體兼才智周乎萬籟之變
嚮合乎四會之中是神降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
母其來也丘陵如無其去也風雨可懷故吏兼侍御
史唐朝英泊邑老其州長吏陳奉先等以炎耳目馨
香託之篆刻庶乎覩斯文者有襄南之慕頌遺美者
深頳上之風銘曰彧彧杜公蚪蟠于奥人美其華我
覩其操王用蓍晝大邦以造三錫輅車纂戎之虢威
肅惠時明神所勞何彼塞翁靡人仁報徘徊頌石求
代作好

唐故義武軍節度使營田易定等州觀察處置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符陽郡王贈太師貞武張公遺愛碑銘

權德輿

維唐十二葉皇帝纂大統建大中始初清明敷佑下土稽四征六服之理閱先正宗臣之籍流慶斯復遺風可懷繇是傳陵上谷列侯二千石元條司武從事亞旅上其故府太師貞武公功德請銘于碑以示厥後乃詔小司徒臣德輿因地域之名物酌軍師之憲今舉而叙之云公諱孝字達忠其先燕人八代祖奇

北齊右北平太守封右北平王齊季喪亂實開邉隙
代有長技軼於外區曾王父靖乙失活部落節度使
王父遜部落刺史父謚早襲先職來朝上京星環北
極輸君長之贄幣鵰變南濵發邉關之導譯拜開府
儀同三司他日以公之勤累贈至戶部尚書公雄姿
正志沉毅英達傳兵符於百勝襲王爵於九代年未
弱冠入侍明庭才爲異倫射必命中以日磾之信愛
受秦仲之車服自他有耀至是來歸時玄宗御天下
四十餘載習文事而去武備人不知戰恬於巳然幽
陵首禍穀洛恇駭公跡染汙俗心堅本朝豈求生以

害仁將蹈難以明義史朔繼亂猶居刼中質其所恃
無路自奮問道旁午寄陳嘉猷俄而成德軍節度李
寶臣錫姓撫封同信臣之任就義若渴推心於公綜
其都軍以壯支郡乃策崇勲累居大官凡軍師之禁
令攻守之奇正成德之重必咨於公隣帥猖蹷皇赫
問罪公出自上谷覘于具丘寇徒六萬將犯中冀乘
轅外嚮方陣而前公以騆介千數飈馳急擊突入其
阻夾攻其堅敵人力屈昏夜引去遷御史中丞封符
陽郡王尋拜易州刺史加太子賓客以軍之輯睦移
於郡以郡之班制叶於軍文理武毅交修四暢師貞

人餙爲列郡表儀初公與賓臣感慨於少年之場周旋於多難之際迴導善氣切劘良規若騐有蘄如熱斯濯異時自代前定於公且曰與師之心也勲力之冠也俄然寢疾瘖不能言猶以手指北瞠然注目既而惡子阻命陰交匪人因喪以干紀專地而圖禍公驟諫不入飛章上陳請以州兵首遏亂略優詔拜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恒州刺史成德軍節度使一人注意四履專征糾合諸侯運收城縣敗之於東鹿走之於常山以至斬首且無遺策轉兵部尚書易州刺史易定滄等州節度觀察使錫軍號曰義武將三分

健句

恒陽之地録功有差而群帥奓心或懐觖望太行而東疆埸日駭且有從約皆爲假王公居其腹心守正持重玉立於礫緇之際雞鳴於風雨之中静柯勁草在我而已彼朱滔者以燕啗公夸大煽結譸張指斥公乃出和門以蒞衆援皦日以誓心義利之間死生不惑且曰縣官之所以賦軍宿兵下尺一之詔者在排難捍患而已吾徒之所以乗堅驅良佩丈二之組者在畢力致命而已碎首塗地吾無悔焉一心事君四面受敵俄屬京師急變鑾輅時廵時太師西平王以禁兵自魏來援于我於是與公決策赴行在所公

素約以伯仲又申之婚姻分銳師選良將授以赴蹈使居顏行斷金之契匪石不轉定山東爲巳任坐制群疑清轂下爲前籌行戡大憝赤誠相照血淚交頤西平繇是建大勳立大烈而公亦靜深以制動貞厲以伐謀使其徒散約而無亾矢遺鏃之費者公之功也前此拜尚書左僕射至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貞元元年就加司空凡受律行師十有一歲承寧諸侯獄黜不端動有節制人斯愛戴賻助其供養賙補其禮喪拊循接禮勞徠安輯輔以正德而不怵於邪濟以守忠而不回於利章灼卓異有初有終其居宗國

太夫人憂也手植松檟倚廬於墓感致瑞祉詔旌其
門終身之哀加人一等不遺故舊皆以器使戲下多
善吏庭中無留事雖古人之威懷無以過焉春秋六
十二以七年三月感疾薨于位德宗皇帝不視朝三
日册贈太傅詔郎吏弔祠法贈有加其後累贈太師
易曰貞武追封上谷郡王易之大有曰信以發志禮
之中庸曰誠之不可揜惟公推本於是闇然而彰德
宇弘大色容厲肅長才經武奇表出倫喬枝戛雲以
直上雄劒發匣而耀穎始以天寶十載受詔即戎授
范陽郡洪源府右果毅破九姓突厥改上黨郡潼源

府折衝乾元初轉左領軍衛翊府左郎將實鎮飛狐之地實應中拜左武衛大將軍加金印紫綬歷左金吾大將軍兼太僕卿殿中監以至于專席賓護剖符建牙載居六官乃進左揆燮和鼎餁平理水土真食大封異姓而王積功伐以崇厚履信順而光大壯武之後遠繼公台富平之門時推德器豈徒然哉嗣子今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延德郡王茂昭以全才休績保大宣力戴翼天子撫征諸侯常以工部尚書建旟傳陵以刑部尚書衛方伯之職特詔所理郡爲大都督府經歷左僕射司空丞居代官南北軍衛爪

牙上將同氣分職寵冒一時侯王則銀黃相映子弟乃金埒對起流光貽訓其信矣乎二十年延德王以介圭四牡來朝京師德宗沃心嘉歎宴喜蕃錫如韓侯申伯故事順宗繼明崇德報功及居台宰進掌邦教敦俞還鎮涕洟就途今皇帝以道御天下燭明理本間歲再入覲為守臣龜龍乞留京師以奉朝請堅若金石激以肺肝服勤王家丕赫宸聦感念勳節顧懷義方直以鄭武公桓公漢韋平父子古先懿鑠舉集公門二邦幼艾千夫長百夫長沐浴風烈怵惕慕思是儀古式以求耀斯不朽之事也拜君命之辱而

傳信焉銘曰天秉日星亦有風霆君用文德亦資武力太師矯矯生我王國時或艱屯師惟壯直大蹇朋來其心不回好謀而成義路乃開傳陵上谷地直梏木既夷狡童則理長轂威謀抗厲命賜渥縟回回盜泉瞰瞰喜王凡我所履與之豐福士皆賈餘人以仰足琱戈袞章裕此一方追錫吊祠禮優職喪司徒襲慶道叶仁聖三朝戴君皆受四命覲禮煌煌嘉猷洋洋湛露彤弓威儀有光甘棠蔽芾邵伯所憩緇衣改爲鄭國之詩仍代洪烈邦人載之末言寘懷乃刻斯碑

西嶽華山堂闕碑銘

張旭

易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然山莫尊於嶽澤莫盛於瀆山嶽有五而華處其一瀆有四而河在其數其靈也至矣聖人廢興必有其應故岱山石立中宗繼統、太華授璧秦胡絕緒、白魚入舟姬武建業、寶珪出水、子朝喪位、布五方則處其西列三條則居其中若廣褰奇蟲山經有紀矣是以帝王巡狩親五嶽而告至覲方后而考禮故經有望秩之禋、典有生瘞之祀蓋所以崇山川而報功也。四海一統天子秉其禮諸侯力政。疆國攝其祭。奉其邑曰華陰也久矣、乃紀於禹

貢而分秦晉之境奉鄗晉之西則曰陰晉邊秦之東則曰寧秦邑既遷徙禮亦如之三國力爭以奉以祭其城險固基趾猶存故老之言未殞於民也逮至大漢受命克亂不愆不忘舊名是復率禮不越故祀是尊歷葉增修虔恭又備一禱三祀終歲而四以迄于今而世宗又經集靈之宮於其下想喬松之疇是遊是憩郡國方士自遠而至者克巖塞崖鄉邑巫覡宗祀乎其中者盈谷溢谿咸有浮飄之志愉悅之色必雲霄之路可升而越果繁昌之福可降而致也故殖財之寶黃玉自出令德之珍卿相是毓匪惟嵩高降生申

甫此亦有焉天有所興必先廢之故殷宗周宣以表致盛是時也王業中缺大化陵遲郡縣既毀財匱禮乏庭廟傾壞壇場蕪穢祭祀之禮有缺焉於是鎮遠將軍領北地太守閺鄉亭侯段君諱煨字忠明自武威占此土憑託河華二靈是與故能以昭烈之德享上將之尊銜命持重屯斯寄國討叛柔服威懷是示羣兇既除郡縣集寧家給人足戶有樂生之歡朝釋西顧之慮而懷關中之恃雖昔蕭相輔佐之功功冠羣后弗以加也遂解甲休士陣而不戰以逸其力修飾享廟壇場之位荒而復辟禮廢而復興又造祠堂

表以參闕建神路之端首觀壯麗乎孔徹然后蒞祀
祈請既有常處雖雨霑衣而禮不廢於是邑之士女
咸曰宜之乃建碑刻石垂示後裔其辭曰於穆堂闕
堂闕昭明經之營之不日而成匪奢匪儉惟德是程
匪豐匪約惟禮是榮虔恭禋祀黍稷芬馨神具醉止
降福穰穰

禹穴碑銘

鄭舫

惟帝聖世時必有符命在昔黃帝始受河圖而定王籙宓羲得神蓍而垂皇第堯配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舜繼成六德文王獲赤雀丹書而演道定謨予亦以謂禹探其穴得開世之符而成乎水功夫神人合謀而行變化天地定位陰陽潛交五行迭主斗建司節岳尊山而瀆長川乃至日星雷風禎祥秘典三綱五紀萬樂百禮人人物物各由身生無非玄功冥持至數滔合以及之者王者奉天而行故聖神焉帝皇焉彼聖如仲尼有德而無應故位止於旅人福弗及生

穆穆皇古

靈乃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然後知元命者軒后命者羲受命者曰唐與虞成命者禹備命者文仲尼不受命乃假人事而言故有宗予之說後代無作焉立言者一仁義以東世教贊贖蚩蚩使絕其非望使業之外存而不論予讀夏書無是說司馬子長自叙始云登會稽探禹穴不然萬禩何傳焉惑矣蒼山之猶呀如淵如陵徙谷遷此中不騫雨洗煙空欿然莫窮憶實禹迹之所始終唐與二百八祀寶曆景午秋九月予從事于是邦感上聖遺軌而學者無迹作禹穴碑廣察使舊相河南公見而銘之曰禹

達言

穴宜載夏與秦胡為而不載古而不載遷與鄭胡為
而載予以謂天德統萬止言其蓋地德統萬止言其
載堯德統萬止言其大千川萬山皆禹之會一符一
穴不足為最故夏與秦俱不之載而人以之昧雖山
之堅雖洞之濊有時而堙有時而兌歲其萬千風雨
濤汰亾其嵌呀叢是醫薈鄭與遷斯碑斯載斯時之
賴

書處州韓吏部孔子廟碑陰記　杜牧

天不生夫子於中國中國當何如曰不夷狄如也荀卿祖夫子李斯事荀卿一日宰天下盡誘夫子之徒與其書坑而焚之曰徒能亂人不若刑名獄吏治世之賢也彼商鞅者能耕能戰能行其法基秦為强曰彼仁義蝨官也可以置之自董仲舒劉向皆言司馬遷良史也而遷以儒分之為九曰博而寡要勞而無功不如道家者流也自有天地巳來人無有不死者海上迂恠之士時出言曰黃帝鍊丹砂為黃金以餌之晝日乘龍上天誠得其藥可如黃帝以燕昭王才

賢破强齊幾於覇秦始皇漢武帝之雄才撼六强擀
四夷盡非凡主也皆甘其說耗天下捐骨肉而不辭
至夾而不寤莫尊於天地莫嚴於宗廟社稷梁武帝
起爲梁國者以荀脯麵牲爲薦祀之禮曰佛之教牲
不可殺以天子之尊捨身爲其奴散髮布地親命其
徒踐之有天地日月爲之主陰陽鬼神爲之佐夫子
巍然統而辯之復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爲之助則
其徒不爲劣其治不爲僻彼四君二臣不爲無知一
旦不信背而之他仍族滅之黨不生夫子紜紛冥昧
百家鬭起是已所是非已所非天下隨其時而宗之

蒼然

比夫子于社稷以切[illegible]人之用也

誰敢非之縱有非之者欲何所依據而爲其辭是楊墨駢慎已降百家之徒廟貌而血食十年一變法百年一改教橫斜高下不知止泊彼夷狄者爲夷狄之俗一定而不易若不生夫子是知其必不夷狄如也韓吏部夫子廟碑曰天下通祀唯社稷與夫子社稷壇而不屋取異代爲配未若夫子巍然當門用王者禮以門人爲配是天子至于庶人親北面而師之夫子以德社稷以功固有次第因引孟子曰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自古稱夫子者多矣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故書其碑陰云

楚相孫叔敖碑

失名氏

楚相孫君諱饒字叔敖本是縣人也六國時期思屬楚楚都南郢南郢卽南郡江寧縣也君受純靈之精懷絕世之才有大賢次聖之質少見枝首虵對其母泣吾將死母問其故曰吾聞見枝首虵者死今日見之母曰若奈之何吾然行數十步念獨吾死可空復令他人見之死爲因埋掩其莿母曰若無憂焉其陰德玄耆遂爲父母九族所異及其爲相布政以道考天象之度敬授民時聚藏於山殖物於藪宣導川谷波障源澩溉灌坏澤堤防湖浦以爲池沼鍾天地之

美攸九睪之利以懋潤國家家富人喜優贍樂業式序在朝野無頗僻豐年蕃庶人有曾閔貞孝之行四民美好從容中節高相攺幣一朝而化其憂國忘私乘馬三季不別牝牡繼高陽重黎五舉子文之統其忠信廉勇禮樂文章軌儀同制其富國克民明天時盡地力霆堅禹稷不能踰也專國權寵而不榮華一旦可得百金至於殁齒而無分銖之蓄破玉玦不以實財遺子孫終始若失去不舍如絕絃辟患害於無刑徹節高義敦良奇介自曹臧孤竹吳札子罕之倫不能驂也生於季末仕於靈王立洞濁而澄清處幽

暗而照明其遺武餘典恨不與戲皇帝代同世世為
烈經國在朝廷其意常墨墨若冠章甫而坐塗炭也
病甚臨卒將無棺槨令其子曰優孟曾許千金貸吾
孟故楚之樂長與相君相善雖言千金實不貸也卒
後數幸莊王置酒以為樂優孟乃言孫君相楚之功
即忼慨高歌曲曰貪吏而可為而不可為廉吏而可
為而不可為貪吏而不可為者當時有污名而可為
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為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
為者子孫困窮披褐而賣薪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
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涕泣數行若投

首王王心感動覺悟問孟孟具列對即來其子而加
封焉子辥父有命如楚不忘亡臣社稷畐而欲有賞
必於潘國下濕墝埆人所不貪遂封潘鄉即固始也
三九無嗣國絶祀廢固始令段君夢見孫君則存其
後就其故嗣爲架廟屋立石銘碑春秋烝嘗明神報
祚即歲還長伐太守及期思縣宰段君諱光字世賢
魏郡鄴人庶慕先賢體德允恭篤古遵舊奉履憲章
欽翼天道五典興通攷籍祭祠祗肅神明臨縣一載
志在惠康塋枯槀之愛育犂蒸討掃醜類鰥寡是矜
扶僞養善是忠表仁感想孫君廼發嘉訓興祀立壇

勤勤愛敬念意自然刻石銘碑千載表績萬古摽記
福祐期思縣輿士熾孫氏蒙恩漢延熹三年五月廿
八日立

八日立

祈甫與思縣典士燦作凡業思漢延熹三年五月廿

蓟勤愛敬念意自然胡石絡那千輩紫篇詩古稿㗊

刻嚴陵釣臺　　羅隱

巖巖而高者。嚴子之釣臺也。寥寥而不歸者。光武之故人也。故人之道何如。睨蒼苔以言之。尊莫尊於天子。賤莫賤於布衣。龍爭虵蟄兮。風雨相遺。干戈載靡兮。悠悠夢思。何富貴不易節。而窮達無所欺。故得脫邯鄲之難。破犀象之師。造二百年之業。繼三尺劒之基者。其唯有始有卒者乎。下之世風俗偷。去祿位相尚。朝爲一旅人。暮爲九品官。而親戚骨肉。已有差等矣。況故人乎。嗚呼。往者不可見。來者未可期。已而已而。

梅先生碑

羅隱

漢成帝時綱紐頽壞先生以書諫天子者再三夫火政雖去而餘燄屢開徤者猶數百位尚不能爲國家出力以斷佞臣頭復何南昌故吏憤憤於其下得非南昌遠地也尉下寮也苟觸天子繩突倖臣牙止於壓一狂人噬一單族而已彼公卿大臣有生殺喜怒之任有朋黨蕃衍之夫出一言作一事必與妻子謀苟不便其家雖妾人婢子亦攖挽相制而況親戚乎況骨肉乎故雖有憂社稷心亦㷀而不吐也嗚呼寵禄所以勸功而位大者不語朝廷事是知天下有道則

此恨何代可消

正人在上天下無道則正人在下余讀先生書未嘗不爲漢朝公卿恨今南游復過先生里吁何爲道之多也遂碑

梁高士碣

梁　蕭

有漢高士梁君諱鴻字伯鸞扶風人君得天元純誕其生知囊括道妙而游於世遭漢微鈌澆風偃物君以爲道不可徇時故安節以高蹈高蹈不可以激俗故登卭以作歌作歌不可以遺患故適越以遯遯遯遯不可以不粒故寄食於杵臼是以孟氏悅其道而妻之伯通尚其風而禮之安夫大而遺其細忽夫語而順乎默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斯可謂高世之逸民矣原夫天之運也曰明與晦人之道也曰否與泰達人知否與晦之不可爲也故耦而耕狂而歌鑿坯以

逃荷蓧以游而晦德避難不成乎名於戲伯鸞非斯人之徒則誰與哉唐大曆六年小子旅於吳得君之舊游焉孟子稱聞栁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然則聞之風聲亦將舍爾朶頤以覩我靈龜乎乃刊貞石以識遺烈銘曰山隱器車河秘馬圖伯鸞不行獨與道俱太虛無際浮雲無繫伯鸞伊何寘跡人世直道辱身三黜棄邦扣馬逆諫餓于首陽邈矣伯鸞靜而含光作銘臯橋萬古是望

項籍碑銘　　李　觀

鋪周秦之顛二下粲乎簡冊吁可駭也惟秦失在暴惟周失在弱上慢下黷政無紀綱若然者神靈不得不哀世教不得不張且天地不可以無主故帝必詔眷命不可以坐得故有心者經綸於是漢祖起於豐沛公起於會稽陳吳之徒自稱乎假王其餘揭竿而呼爭先剌秦者如林如藪于時亂浩浩兵憧憧風從虎雲從龍三靈昏而四海空公乃杖撥亂之劒希當世之功浮江而西有壯士八千抱鼓于舟中吁嗟乎無人維禦乎羣兇所以謀大業拯萬靈而爭雌雄者獨

漢祖與公遂號百勝之師趣累卵之危活趙歇擒王離十壁愕貽一麾靡餘然後飄鋭氣聳利鋒扼秦關怒漢先因語曰捐約則違人固信則自違惡敢乎乃軍鴻門屠咸陽鼎峙于神州幅裂于四方始退與漢祖東西而王天下是知量不足謀不長矣然雖兵衆於漢戰捷於漢其後則有靈壁之敗太公虜滎陽之圍紀信焚廣武之守傷其胷長陵之役撓其師與漢祖龍虎相逐干戈合離五年之後勝敗乃知是知兵之不可窮物之不可終天地否而開雲雷屯而通故有三將潰圍孤軍曷歸良馬在御美人在帷楚歌夜

聞哀泣垂綏遂飲帳中申令麾下鏡分美人飈舉良馬曉漫漫雲茫茫失道於陰陵問津於烏江其猶魚遭網而游鳥嬰羅而翔終不免矣尚能合從亡之人御追逃之兵旗鼓指掌鵝鸛丘陵足罔不歷首胡不横然始解馬於舟子結纓於死地痛矣夫何自慷慨斯焉之甚邪而日天實亡我非戰之罪何執而不寤哉公實勇而無謀剛而無親忌而信讒暴而殘人是以人得蹈其資兵得害其身真自亡也豈天亡乎使公勇而能謀關中可據矣剛而能親諸將不攜矣明而察讒奇計得施矣仁而愛人百姓樂推矣若然則

共天下如轉圜作汝上步二臣能討之哉至如謀於漢者昔其臣也公實棄之兵於漢者亦其將也公不庸之故曰得八者皆失人者亡噫從始而言之蓋天理有素乎故生項以靜難生漢以牧人靜難者授勇牧人者授仁不然何鴻門陷而復持成皋踐而復振入關而緩來王楚而驟歸者哉釋名曰碑悲也觀嘗尋楚漢春秋見公帳中之歌而詠之輒泫然而悲爰刻石為文多不究其終始銘曰姬孱而絕嬴虐而滅九陽鬱結九州颮䬝必生聖哲以起滅絕維漢自豐維楚自東偕伐寇戎反相戰攻戰攻不罷洎乎垓下

彼衆我寡。龍戰于野。

文苑英華卷二十六終